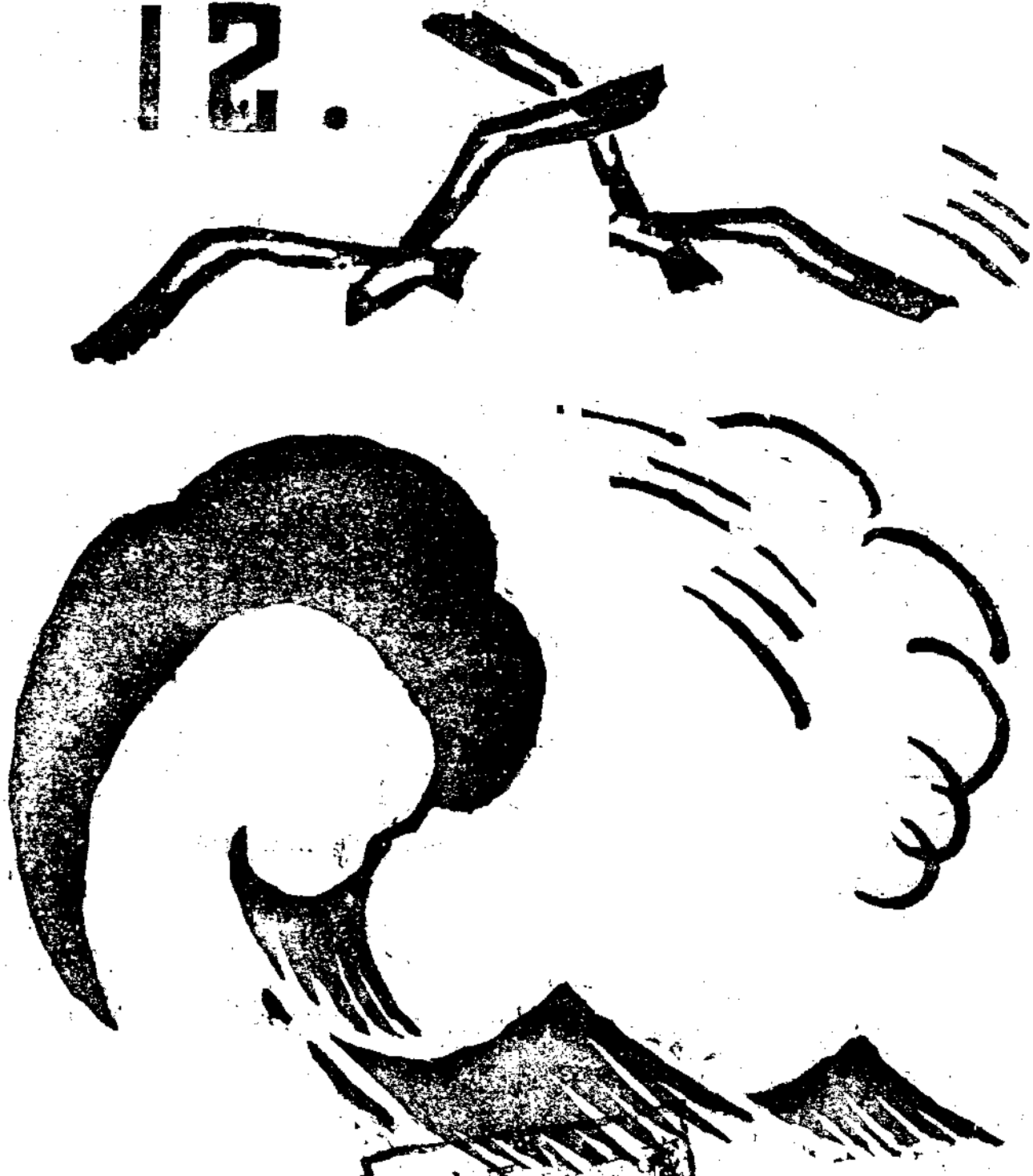


12-13

詩創會作

12.



南京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 | |
|--------------------|---------------|------------|
| 范築先 (五千行長詩 上)..... | 戚克家 | 4 |
| 阿拉川之歌..... | A M | 13 |
| 牛車隊..... | 蓬美 | 2 |
| 晨晚二唱..... | 莫洛 | 3 |
| 這他媽的輕傷就下火線..... | 田間 | 5 |
| 呈給詩人節 | 論屈原的詩..... | 黃藥眠 7 |
| | 關於陶詩..... | 方然 14 |
| | 不降的兵..... | 鷗外鷗 14 |
| | 一個冷嘲..... | 李滿紅遺作 15 |
| 沒有太陽的日子..... | 白莎 | 16 |
| 我得告訴你呀！..... | 魯莎 | 17 |
| 種樹..... | 魏巍 | 18 |
| 寫給合作社和社員的詩..... | 高崗 | 19 |
| 煤礦夫..... | 孫望 | 20 |
| 歌..... | 張大旗 | 24 |
| 俄羅斯的「嚴寒」和希特拉..... | 任鈞 | 33 |
| 三個詩輯 | 墾殖季..... | 蔡月牧 21 |
| | 昆蟲篇..... | 麗砂 34 |
| | 編輯室小唱..... | 高天 35 |
| 詩和生活(論文)..... | 伍辛 | 25 |
| 翻譯 | 巴夫洛·鉄欽拿..... | 徐洗塵 30 |
| | 巴夫洛·鉄欽拿詩..... | 陳原·洗塵 32 |
| | 扯旗..... | 海山 36 |
| | 二馬..... | 李葳 38 |
| | 蘇聯兒童詩..... | 張惠宜·張齊文 40 |
| | 現代英國詩抄..... | 鄒綠芷 42 |
| 孤島詩訊..... | 海語 | 15 |
| 封面..... | 陽太陽 | |

出版：詩創作社 12
 桂林建幹路十七號之九
 社長：李文劍
 編輯：胡危舟 陽太陽
 總經售：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徵求自由定戶
 每戶國幣十元
 (一)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定期，後以寄目，本刊自定戶五千元位，款到後，少補，如本刊按期掛號，郵遞，難項先聲明，郵費加。

阿拉川之歌

A.
M

1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南草原——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清澈而忠實地
照映着牧民的憂患與歡樂。

阿拉川，
它會照映過
到河邊來飲水的
潔白肥壯的羊羣，
廟上的熱鬧的會集，
和鼓鑼歸去
那走過河邊的「頭馬」
背上披戴着優勝的紅彩。

阿拉川，
它會照映過
在河邊的草叢里

深夜談着情話的年青人，
和結婚的晚上
喝酒喝得臉孔紅紅的
那些圍着篝火
輪唱歌曲的歡狂的身影。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照映着牧民的安甯與歡樂。

2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南草原——

那一年
草原回綠的時候，
阿拉川以異樣的驚顫
照映過
用比快馬還更快的大卡車
從遠方載來的恣肆的敵人。

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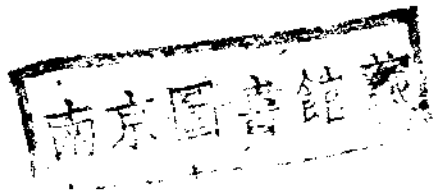
阿拉川再不見羊羣來飲水，
只有腥臭的血
染紅了草原與河流，
漂亮的驃悍的馬匹
在鞭影里跑向東去，
再不會見牠們回來。

阿拉川
照映着河邊的草地里
那些低頭築飛機場的牧民，
他們的臉上和心上
都劃滿深深的苦痛的傷痕哪，
而常常在夜半，
婦女偷偷地來到河邊
流淚她們屈辱的眼淚。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照映着牧民的慘痛與恥辱。

3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牛車隊

達美

——一個回憶的片段

崎嶇的山路上
牛車隊拖着，
響綿的輪聲
帶着鄉野的山歌。

沒有載一點莊稼，
從大陸的森林，
他們裝運了木材，
去建造祖國の後防。

一塊舊篋簧
包捲了一張破棉被，
一盞黑黑的風雨燈，
伴他們離開了家。

車輪的影子拖着回憶，
晌午的太陽，
在還荒僻的山崗
掃畫一個靜穆的家鄉：

這時候，
年青的母親正揀着拾籃
低低的臥歌
顫動在兩張溫靜的唇間。

晌午的陽光使綠葉的蔭影

粘住了瞌睡的小眼睛，
朦朧中，父親的輪子
嚮嚮的繞到了隣家的屋邊……

傍晚，
在走向井邊的路上，
金黃的斜暉
戲弄着母親那一副掃不住的笑臉。

家家的屋頂冒上炊烟，
孩子騎着門檻，
寂寞的望着遠處兩條深深的輪印，
猜想爸爸每天從那兒坐着牛車回家。

……車輪拖着，
牛背上落下了黃昏。
家鄉走得更加遼遠了，
今天，沒有痛惜也沒有留戀。

把哀婉的山歌收下吧，
聽輪聲響着山嶽，
爬走着的牛羣拍起頭嘶叫了，
隱隱的春風里飄着殘冬的黃葉。

中國的人民呵，
你們就好像這些抬起了頭的牛羣，
在無盡的艱苦中，
驮着殘冬走向了春天。

流過遼闊的伊南草原……
河水悒鬱地
操錄着牧女的哀愁
和壯士們激憤的臉色。

在河邊，
草原的主人們磨集着，
悄悄地領他們的馬
擰亮他們的槍支
磨利他們塵封的箭鏃。

他們用自己殷熱的血
洗滌了苦痛與恥辱，
敵人像野兔般逃遁
飛機場仍然讓着羣羊在放牧。

阿拉川的河水，
又和平地照映着羊羣
照映着賽馬跳鬼的廟會
和新婚之夜的美麗的篝火了。

阿拉川
草原的鏡子，
它清澈而忠實地
照映着牧民無比的敢勇。

阿拉川，
靜靜地流過沙漠
流過遼闊的伊南草原……

晨晚二唱

莫洛

晨歌

我起來。挺挺胸脯。
我把昨夜的煩惱和疲倦，
毫不顧惜地擱棄在
那還有點兒溫暖的眠牀上。
我出去。揮揮臂膀。

太陽把光采流在草原上，
就像太多太多的士兵，
穿着金色的戰袍，
排成一列很長很長的隊伍，
從綴着露珠的草葉上走過，
好像還快活地唱着歌。

我帶着一個含笑的心情。
我跨着不很寬闊的腳步。
我要去訪問所有的
在很早的清晨就起來工作的生命。

我用我熱情的手，
撫摸着每一片叶子，
每一粒草芽，
每一個花蕾，
每一棵綠色的樹；
我也用溫情的眼光，
去撫摸每一隻飛鳥，

每一隻草蟲，
每一隻蝴蝶和蜜蜂……
因為我深深地愛着也深深地知道：
它們有着生命，
它們在陽光之下生活，
是經過很長很長的鬥爭的道路而來的，
是用了衆多的死亡和痛苦獲得的，
是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和努力換取的！

我握着同志的手，
我的同志的手是多麼的溫暖！
我們說過「早安」以後就說「再會」，
我們誠懇地笑着又匆匆地撒手；
因為我們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工作崗位，
因為我們是如此習慣地
用工作的勝利來歡迎每個新的早晨！

我穿過那些閃光的綠葉的樹叢，
去聽一羣學員們的早晨的歌唱，
他們的歌聲比之海水還更澎湃，
我駕駛着感情的小船，
波伏在激昂興奮的韻律里。

我又走過一片麥田坐在一個草堆上，
我幾乎是流着感動的眼淚來思想的；
我想起太多太多的不幸的人們，
在生活的河流里他們沉沒了下去，

連四肢都被枷鎖着不能震動，
連浮上水面來喊叫一聲都不可能，
便悄悄地淹滅在舊時代的河床的底層；

但是我今天沒有太多的悲哀，
却有很多很多堅強的確信。
我還可以有許多充分的理由證明：
我們的世界不久就會好了起來，
我們有無數的信仰真理的聖徒，
把我們的悲苦的民族的命運，
從死亡的邊沿上拉了回來；

而且我還可以有許多理由證明：
我們所付出的在歷史的枯海里的大量的血
會使我們的人民搖擺到幸福的彼岸；
而且我邊親眼地看見了，
我們這可尊敬的笑紅了臉的太陽，
已經打新開拓的山地土昇起！
因此，我帶着一個含笑的心情，
我跨着不很寬闊的腳步，
在這個遼闊得失了邊際的草原上，
當興奮地走着走着的時候
我便情不自禁地唱出了這支破碎的晨歌，
這支用樸素的感情來讚美的晨歌……

晚唱

我要出去。拿了一根手杖，
一個人坐在河沿上。
夕陽快要墮落在草原的西邊了，
而我却讓自己

騎一匹思想的野馬，
揮舞着鞭子任性奔馳！
在今天的慘淡的夕照里，
它却要去迎接明天海上的初陽！

而且我的思想的野馬疾跑起來：
它穿過夜的黑暗，
到飄着花香的陽光里面；
它穿過一掛陰慘的墳場，
到熙攘着行人的鬧市；
它穿過用血流成的幾個世代的路，
到一個真正的快樂和愛的地方；
它穿過綿亘着的霧深的林子，
到宏亮地敲響着勝利的銅鑼的地方；
它穿過死亡到新生；
它穿過陰黯，血腥，悲哀，狂暴和恐怖，
到一個壯麗的生命的花園……

我愛我的思想的野馬，
我這一匹勇敢不羈的野馬，
我這一匹跑得很遠很遠
但只是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奔跑的野馬，
我很愛呵……

我彷彿看見：
在我的思想的野馬跑過的地方，
每個鮮明的蹄印，
就有一朵從血泊里綻出的
鮮紅的花。

這他媽的輕傷就下火線

田間

敵人的彈藥，
被戰士

裝進了六百個抗日聯軍空了的
槍槽。

戰鬥
又響了。

1

砲火呵
堆滿着
山頭……

連副

扯開衣服

裹住兩個

傷口。

上去！

上去！

還要佔領
第二個

山頭，

第三個

山頭，

第四個

山頭。

山頭，

在發抖。

2

「回去休息，（註二）
魯小天同志！」

3

「這他媽的
輕傷就下火線，
誰還有藥布
給我綁上些，
沒有就算了……」

娃子在月亮下高興的拍手的時候，
 我要拿起手杖，
 我要踏着有夜露的草地，
 哼一支自己喜愛的曲子回來，
 插一朵紫色的小花在衣襟上回來，
 懷一個洗過了的純淨的感情回來。

我走進自己的這座泥砌的草房，
 把瀝滿香油的瓦燈用火柴點亮，
 我歡喜聽我這小小的整潔的房間，
 在晚上給淡黃的光霧瀰漫；
 自己就坐在一隻橡木的方桌前，
 任我的思想的野馬去踏着感情的蹄子；
 我便握起一枝用舊了的毛筆，
 默默地在紙上寫着詩……

然後我又站起來打開草窗，
 看一看我窗前的那株老槐樹，
 老槐樹把蜜一樣的花香送來，
 還向我說着瑣碎的句子；
 我再看看這安靜地入睡了的原野，
 飲一口牛奶一樣的濃濃的空氣，
 最後，燈熄了
 我就讓我的窗子朝夜的星空開着。
 呵，真的疲倦了，
 我要躺在稻草鋪得鬆軟的臥床上，
 我要做一個美好的夢呢，
 我要我的不知疲倦的思想的野馬，
 躍出草窗到曠野上去，
 讓它在夢里也跑得很遠，
 跑得很快活……

4

好多的手榴彈，
 從副底手裏碎碎地擲掉，
 ——像做了一場好夢
 在夢裏
 看見窗外，
 看見他小底時候可愛的東北中學。(註三)

5

他就那樣地活躍，
 在這個戰鬥裏啊。
 「沒有最大的代價
 就沒有最大的成功。」(註四)

6

他鼓勵
 全連
 衝鋒。
 他領導
 全連
 衝鋒。
 (三回了
 衝鋒)

全連

和他。

從敵人體骨頭上
 拚命地跑上去
 衝鋒。

7

「手榴彈真是好東西，
 敵人就怕這個玩意。」(註五)

8

他用那在世界上活了二十六歲的嘴巴
 高興地說着哩。

戰鬥
 毫不

放鬆。

為了消滅對過的主力
 隊伍統統
 向一邊
 集中！

9

大砲
來得更沉重，
來得更猛。

黑夜，
黑夜，
變了通紅。

10

那機關槍
在夢想
粉碎這些勇敢的
血肉。

而這些血肉啊，
像刀子
完全伸出，
誰敢拿去我們底山頭？

那機關槍
好像
哀叫，
好像
痛哭。

11

那機關槍
好像

哀叫，
好像
痛哭。

第四個山頭，
抓到
連副和一切同志底手。

連副
又被最後的機關槍火
劈開
七顆血窩。

12

這是最後！
夜，
又蓋上
漆黑。

戰鬥
像日本底屍首
還冒着血花，
祇是沒有言語。

13

這是最後！

這是最後……

連副的
一生，
和槍火一起
燒完。

連副
死了！

在他死的時候
還握起那灰白的兩隻大手。（註六）

1 平西華北人民抗日聯軍×大隊×連
連副魯小天同志在沿河城戰鬥中，
開火不久的時候就受了兩處傷，自
己扯開衣服包好了，又繼續領導全
連同志衝鋒，當時許多同志勸他下
火線，他就這樣回答……

2 見註一。

3 他是過去東北中學的學生，抗戰以
後參加馬占山的挺進軍後又到東北
參加一些同志所組織的先鋒隊。

4 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他用這些話
鼓勵同志。邊說「革命是要流血的」

5 戰鬥時他愛用手榴彈。

6 他是死在最後所佔領的第四山頭，
衝鋒四次，受九處傷，死時還緊握
着自己底手。

論屈原的詩

黃藥眠

(一)

屈原是中國第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詩經是流動的口傳文學轉變成爲固定成形的文學的開始。但是這些詩大都是出自民間的歌謠，或是聰明的歌者臨時口占，而沒有明確的作者。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商品經濟逐漸發達，個人的意識亦隨之抬頭，而且戰國當時，因爲受矛盾複雜之環境所衝激，因而精神上也就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和文體。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了我們中國的詩人之父，這是不會沒有理由的。以前胡適之會假定，屈原不過是歷史上傳說的人物，但我們只要看屈原的詩篇裏如何貫穿着個人的色彩，而我們就可以知道，胡博士的這種假定是毫無根據的。

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就是中國舊時的文藝批評家也是承認的。劉勰的辨騷上有以下的幾句話：「……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倫，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遞擯其跡，而屈宋逸樂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塵，馬揚淅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借其鑿辭，吟詠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這裏劉勰很明白的指出，中國後代之詩人多只能發揚屈原的詩的某一方面，只才高者，才能「苑其鴻裁。」

然而事實上中國的歷史，並沒有養育出比屈原更大的高才。

自漢以後，大家都知道，儒家的學說，成爲統治者意識上統治的武器，而東漢以後，佛說東漸，更影響了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在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下面，中國的士大夫只成爲了統治者的附屬物，或

點綴品，他很少有獨立的思想 and 人格，朝廷以文取士，更造成爲官而藝術的風氣。從士大夫出身的詩人，只知道忠於朝廷忠於國君，然而對於民間的疾苦則很少關懷。的確，除了杜甫以外，我們很難找到屈原的「長太息而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或是「甫瀆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這一類詩句的。

無可掩飾的，屈原以後的中國詩人，最大多數是和人民的生活脫節，和人民的情感隔膜，而這正是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的後代的詩人始終追不上屈原，而他們的詩，如果和屈原的詩篇比較起來，那真是太貧瘠和乏力了！

在這裏，我們不妨把班孟堅對於屈原的批評引來看一看。因爲他的批評正可以代表中國士大夫的典型的意識，就是這種意識束縛着中國後代詩人的精神上的發展。他說：

「……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離其周道而不傷。邊環持可懷之智，備武保如楫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君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諛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嶷嶷，冥婚，密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藝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與月爭光過矣。」

中國詩人陶淵明不就是深知明哲保身之義的嗎？然而拿陶詩比起離騷來，那真像暮年人的歎息。

至於中國過去的一般末流的文化士，一提起楚辭便認爲是忠君愛國，美人香草之辭，那真是要用劉勰的話來說「童蒙」之徒了。

(二)

屈原的詩爲什麼是偉大的？這裏我們得進一步來研究一下：
首先，我想，屈原是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固執着他自己的信仰，而願爲這種信仰奮鬥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並且深信他的主張能挽救祖國。

秦強楚弱，秦用外交手腕，威脅懷王入關，屈原是一個反秦派，所以他斷然反對懷王對秦妥協，這懷王入關不返，他更視爲一莫大的恥辱。然而楚襄王並不能以屈原有遠見，而加以重用，反而把他遷到江南。屈原目睹着當時楚國的國勢日弱，內政日益混亂，因而發出悲憤疾俗的哀吟，這種哀吟是對楚國的亂政的一種抗議，然而楚國的當道者不能因他這種抗議而有所覺悟，屈原看見他的主張已無法實行，他只有自殺。所以他的死是和楚國之必然滅亡的國運相聯結着的，他的死決不是消極，而是殉難！

屈原的詩篇裏是充滿着這種殉難者的精神的。如離騷裏面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願頤亦何傷！……

「……既替余以蕙纁兮

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惟望臣余佗察兮

吾獨困窮乎此時也

常溘死而流亡兮

余不忍爲此態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

吾獨好修以爲常，

雖解體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非義而可服，

苟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

在涉江上面也同樣有這樣的話：

「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

到了離騷的最末的幾句，他那爲國家，爲信仰殉難的精神更說得
明確：

「陬陽皇之馳說兮，

忽臨脫夫舊都，

僕夫悲余馬懷兮，

總局顧而不行，

亂日：已矣哉，

國無人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爲什麼要從彭咸之所居呢？原因是「既莫足與爲美政！」

正因為屈原抱着一個信仰，不惜任何犧牲，不惜任何困難，和外在世界裏的某一種力量發生對立，衝突，因而激成了他在精神上的悲憤，憂鬱哀傷，懷戀諸種情緒的雜糅。這種內在的矛盾同樣的苦惱着他。

他痛恨那些奸邪之徒，如上官靳尚等，所以他說：

世幽昧以炫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

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寡人其獨異！
 戶殿燕以盈髮兮，
 羅幽蘭其不可佩，
 覽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賞，
 蘇糞壤以充樽兮，
 謂申椒其不芳……」
 「……怨靈修之浩蕩兮，
 終不察乎民心，
 衆女嫉余之娥眉兮，
 諛諛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
 竊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馳容以爲度……」
 「……何瓊佩之偃蹇兮，
 衆薺然而蔽之，
 惟此寡人之不諒兮，
 恐嫉妬而折之！
 時繽紛其變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
 何昔之芳草兮，
 今直爲此蕭蕭也……」
 「……椒專佞以慢損兮，
 椒又充夫佩韓，
 既干進而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流從兮，
 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况揭車與江離……」
 「……」
 離騷。
 不管他是怎樣悲憤，但是終爲無用。正如惜誦所說的：
 「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
 願陳志而無路，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
 進號呼又莫吾聞。
 申佞諂之傾惑兮，
 中悶替之怵洩！」
 在這個時候，屈原的憂鬱和哀傷達到了極度：
 「惟佳人之獨懷兮，
 折芳椒以自處，
 曾歎歎之嗟嗟兮，
 獨嚔伏而思慮。
 涕泣交而委淚兮，
 思不眠以至曙；
 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登石澗而遠望兮，
 路眇眇之默默，
 入景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
 愁鬱鬱之無快兮，
 居戚戚而不可解，
 心悵悵而不閉兮，
 氣鬱轉而自締……」
 「……」
 悲回風。

獨鬱結其誰語？

夜耿耿其不寐兮，

魂營營而至曙……

惟天地之無窮兮，

哀人生之長劫，

往者余弗及兮，

來者吾不聞，

步徙倚而遙思兮，

怊悵怳而乘懷……」

——遠遊

憂鬱和哀傷到了極度的時候，詩人屈原漸漸的覺得人生的空虛，甚至對於整個宇宙的存在他都表示懷疑，「這充份的表現在天問上——因而企圖：『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從赤松，王喬，去學神仙，入到虛無的境地：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儻忽而不見兮，

聽愴怳而無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

與泰初而爲鄰。」

——遠遊

但這種出世的精神，並不是屈原詩裏面的主要調子。（遠遊是否爲屈原所作，雖還有爭論的餘地，但其中一部是出自他手無疑。）而且以其說他是消極的，倒不如說他是在詩人的精神狀態極端緊張中，對於另一種世界的幻想。只有從這個觀點看，我們才能理解這個幻想之現實的意義。無限的世界並不是在有限的世界以外去尋求，而是在於從有限的世界中去體現。屈原的詩之所以直到現在還能感動我們，正是因爲他始終固執地追尋着現實世界的憧憬。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熱愛和懷戀感化了們。比方他的：

「——出國門而軫懷兮，

甲之離吾以行，

發郢都而闊兮，

招荒忽其焉極？

揖齊揚以容與兮，

哀見君而不再得！

望長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過憂杏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背憂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之憂心，

哀州土之平樂兮，

悲江介之遺風……」

——哀郢

又在抽思上的：

「——望孟夏之短夜兮，

何晦明之若歲？

惟郢路之遠迷兮，

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南指月與列星；

願經逝而不得兮，

纒讒路之營營……」

又在惜頌上，他在臨安自殺的時候，他還是思念着他的楚國的。

懷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

臨沉湘之玄淵兮，

遂自忍而沉流，

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楚君之不昭。……

……帝遣死而流亡兮，

恐禍殃之有再，

不畢辭而赴淵兮，

惜楚君之不識！

——惜往日。

第二、屈原的詩篇不僅是所包涵的情感非常之濃郁，而且他所描寫的場面亦是非常之偉大。屈原以後，中國詩歌已偏重於抒情方面，喜歡以極簡短的句子，來描寫外在的景物，實際上這些景物，都不過是某種情調的象徵，至於專門敘述或描寫的文章，則演變成另一文體——辭賦。屈原以後的中國詩人或詞賦專家都很少有這樣大的氣魄的。比方在離騷上的：

折瓊枝以爲羞兮，

精瓊靡以爲張，

爲余駕飛龍兮，

雜瑤象以爲車！

……遠吾道夫馳崑兮，

路修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旒旆兮，

鳴玉璽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

鳳凰駕其承旂兮，

高翔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遂赤水而容與；

馳蛟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四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

齊玉馱而並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重旗之委蛇……

又在悲回風上，我們看詩人屈原的想像真在凌空馳騁呢！屈原因登高遠望，他對自然界的景象霧氣的飄忽，有很好的描寫：

……上高岩之峭岸兮，

處雌蜺之標嶺，

據青冥而據虹兮，

遂儼忽而捫天，

吸湛露之浮涼兮，

漱凝霜之雰雰。

依風穴以自息兮，

忽傾寤以嬋媛。

馮巖崑以瞰霧兮，

隱蛟山以清江，

憚涌湍之礚礚兮，

聽波聲之洶洶，

紛容容之無經兮，

罔茫茫之無紀，

軋洋洋之無從兮，

馳遂移之焉止。

漂翻翻其上下兮，

翼透透其左右，

汜瀟瀟其前後兮，

伴張弛之信期。

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烟液之所積，
悲蕭瑟之俱下兮，
聽潮水之相擊！

對於運用原始哲學的神話，傳說，屈原是異常的巧妙的，在這裏包含着類比和象徵的意味。他把牠們美化了。中國的神，一向是沒有生氣的，只有在屈原的筆下，牠們才令人覺得非常之可親，而且異常之美麗。後代的詩人只有李長吉才學得了一些些。比方在少司命裏

「！入不言兮，出不辭，
飛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
儵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
君誰須兮雲之際？
與女沐兮咸池，
晞你髮兮陽之阿，
望美人兮未來，
臨風懷兮浩歌。
孔蓋兮翠旒，
登九天兮撫彗星，
竦長劍兮擁幼童，
葆獨宜兮為民正！

第三、屈原的詩不僅文采華麗，想像力超邁，而且他是對於歷史和政治，有着賅博的智識的人，因此在他的詩裏面，常常挾着一大段的歷史的陳述。在目前中國有許多人感於「形象」的見解，以為一定要句句「形象」化才能為詩，那是十分錯誤的。比方在離騷上，屈原就有這麼一大段：

！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與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畋兮，
又好射天封狐，
罔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食夫厥家，
澆身被服強國兮，
縱慾而不忍，
日康娛以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周用之不長；
湯禹儼而祇敬兮，
周論道而莫差，
衆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德兮，
覽民德焉錯輔！

我想這一類的詩句，如果拿給那些一切都以「形象」為宗的人們看，一定會以為不是詩看不下去，或者是竟被一下子就丟在字紙裏裏。然而從藝術看來，這一大段的說理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這些事實，是作為他的「夫孰非義而可用，孰非善而可服？粘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其猶未悔！」的根據。在這裏他所敘述的已經不只是事實，而是他的信仰的一部，生命的一部，他實際感覺着這些事件，從這些事件的感覺裏，他發生出他的信仰。所以這些敘述是有感情的，而且也是形象的。在詩裏面，我們並不是不容許有說理的成份存在，而是要看這

些說理的成份是否有感情的內容。正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是一口號，然而並不是凡用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口號的詩，就是口號文學，而主要的要看這整篇詩裏面這個口號是否傳出了一定的情懷。

(三)

屈原，雖是一個很偉大的詩人，然而他究竟受着他自己地位，和當時的歷史環境很大的影響的。屈原是楚武王子的後裔，所以他是貴族，他又是三閭大夫，管領着昭、屈、景、三姓，所以他又是封建諸侯。因此屈原在楚國的朝廷裏有很大的發言權。屈原的這種地位和他的歷史環境，就使到他有固執着自己的意見的權利和可能。（我們知道自漢以後，中國的「爲人臣者」就根本沒有可能來固執自己的政治主張，更沒有可能來發表什麼文字，表示怨懟之情）然而另外一方面也就是這種歷史環境，和他的地位，限制了他，使他除了一心一意效忠於楚王，懷戀楚王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辦法。他只能在歷史所給予他的可能範圍內打圈子。他的思想和情感也就局限在這裏。

我們很可以想像的，屈原當時的被流放決不是他自己的一個人，而是一定有他的許多同志，附和者，和他的臣下。所以在「哀郢」的一開始的幾句，他就這樣說：「皇天之不純命令，何百姓之離怨，民離怨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這可以看見當時離開郢都的時候，是很多人的。正因為屈原自己當時飽嘗着流放的苦處，所以他才會感覺到一般人民的疾苦「如哀民生之多艱」這一類的辭句。然而他這句話里，所包涵的意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民生疾苦，並不是完全相同的。

有很多人把我們的屈原來比伍丁。然而我們知道伍丁是中世紀黑暗終結的黎明時最先醒來的鶯雀。而屈原却是楚國地主沒落時期的秋蟬。但丁擁有着比屈原較優的歷史條件。所以但丁的詩篇裏，有着新生的喜悅，有着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形象，他毫不客氣的把自己的政敵放進地獄裏去。然而屈原卻沒有這類胆量，他對於當時腐敗他的羣小只能有輕輕描淡寫的幾句，對於楚王也只能說他中道改路。中國舊時的批評家總是愛說：「哀而不怨」是詩人忠厚的好處，其實，這只是一個階層的詩人對於同一階層的人物的不得已的忠恕，這種忠恕實際上是殺害了詩的天才。

今天我們中國是在偉大的覺醒時代。抗戰，無畏的震揚了我們的民族意識，抗戰，擴展了我們的視野，抗戰，鍛鍊了我們的意志，抗戰，供給了我們最廣泛的題材。而且我們今天有着幾十年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會受過全世界最優秀的文化所熏陶，最超越的作品所教化，我們在意識上早已解放了出來。我們有着廣闊的太空，來讓我們展開那美麗的熱情的翼羽。

讓我們不要再低着頭，唱出那哀傷的辭句罷！

讓我們也和屈原的詩篇裏面所說的一樣：「表獨立兮在山之上，雲溶溶兮而在下」，走上峨嵋山的山巔，唱出他銅鑼似的聲音！

「英雄的事業，需要英雄的語言！」我們中國既有着不少的英雄事業，因此我們正需要着英雄的語言！

中國的新詩人們。屈原是在悲慘的歷史條件之下恆鬱死了，然而他的詩給了我們很多的啓示。今天我們中國是處在偉大的時代，我們希望我們有比屈原還要更偉大的詩篇出現啊！

五，二六，脫稿。

不降的兵

關外 鷗

我來了
從封鎖線的隘通過
緊握住
盛滿了Quinn的槍

我來了
唱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
不降不叛
從沉沒了的島嶼
踏上爭自由爭獨立而存在的大陸

我來了
我是詩的戰鬥兵
舉着爲正義而戰的Parker牌的槍
未被俘虜
未受傷
未死亡
我，我，我，我要戰爭

關於陶詩

方然

讀詩筆記之一。

讀陶詩的文人，大多是兩種態度：一種是愛陶淵明底那種「名士」派頭，「雅氣」；於是裝腔作勢地「歸去來兮」，「詩酒自娛」，「時時仰啣地」；可是要學「帶月荷鋤歸」，「乞食」，「乞酒」，那可犯不着，「遊好在六經」，「意抱固窮節」吧，那也不必，反正「不求甚解」，自欺欺人，這就算名士了。一種是閉目，搖頭神往「靖節先生」底「沖淡」，「閑遠」，「渾樸」，「天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妙哉，妙哉，爐火純青！不管陶詩讀了幾首，「飲酒」，「雜詩」，「讀山海經」等讀了沒有，反正是抓兩句來悠然渾然一下，就過癮了；不管在雲里，霧里，反正是飄飄然有神味。

魯迅先生說過：「他（陶）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個平靜是不容易的，古希臘斯多噠（Stoic）哲學家就借過：「靈魂的平靜」，「皈依自然」。這並不是禁慾主義，避世主義就能作到的。（看那中世紀Johannes僧正掩目急急走過美麗的日內瓦湖，這無情的諷刺！）這是「真」，生活態度，真的，愛的真。「傲處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鬻書情」，「貧者依稼穡，戮力東林

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直到「送我出荒郊」，還是那樣適然，這是真。然後才能「陶次閒曠」，然後詩才是「胸中自然流出」。（朱薰語）。在這一點上說，要學習陶底創作方法，先要認識這個根據所在。

先師余磊霞教授曾指示：讀陶之「飲酒」詩，首先須體會「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的哀懷。評陶詩的人很多，而指出陶詩中也有「慷慨之音」，「鬱怒悲憤」的可不多。蕭統與陶相去不遠，他是第一個說出：「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澆者也，語時則指而可想……」讀「詠荆柯」，「詠三良」等，這老先生底胸中確分明不全是「閒」，「折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神。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黃維章：「陶詩析義」）所以石遺老人說他是「以仲宣之筆力寫嗣宗之懷抱」。顧炎武先生說：「栗里之徵士，淡然而忘於世，而感懷之懷，有時不自止，而微其情者，真也。魯迅先生說過，「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稽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見前揭）。

以上兩點，我想，在「詩人節」如果顧提及陶淵明，這是值得強調的。

去年八月間，莫洛會一度因事到上海去，所以他的來信中就告訴我一些未陸沉前的孤島詩訊，我想約略寫點給你吧，也許你已知道了。在孤島努力詩運的是錫金，朱維基，芳信等，他們主編過「行列詩刊」（半月刊），但出至六期便為工部局吊去登記證，夭亡了。因為刊物在上海出版必須經過審查，單行本却可馬虎點，於是他們更積極出版了「上海詩歌叢刊」，一共出了分量相當重的三本：第一輯為「我歌唱」，第二輯為「宣誓」，第三輯為「我們的詩」。都是一本一個名字的。同時還主編三種詩歌叢書：（1）「行列詩叢」是三本：徐野的「我仰望著這顆星辰」，芳信的「射擊之歌」，荒牧的「笑的行程」（均六十四開六十頁左右）。（2）「詩歌翻譯叢書」二本：「在戰時」（英，奧登作，朱維基譯）；「而西班牙歌唱了……」（西班牙戰時歌，芳信譯）（均三十二開，頁數在二百頁左右，印得相當好，原定還有：涅克拉索夫詩選拜倫詩選等等）。（3）詩歌創作叢書，只出一本，是錫金的「黃昏星」。最後在去年九月間，又因環境惡劣不能再用「上海詩叢」的名字，便出了一本詩歌合集，名為

「收成」，這里收集了許多內地詩作者的詩，是設法在樓適夷先生處將「文陣」停刊後未用的詩作，仔細選擇出一部分，再加進在上海的人創作的一部份，編起來，頁數很厚，將近二百頁。有：魯夫（收成即他作的一首），辛勞，鄒荻帆，鄒綠芷，錫金，朱維基，向青，莫洛，雷石檢，陳殘雲，許幸之，廣民等人。此外他們還出版一種小型的三十二開八頁的詩刊：「每月之車」出三次，一為「生命」，一為「春已在笑」，（有偶忘記了）。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他們能够自掏腰包，盡力設法來出版詩歌的書刊，也是不易的事，而且他們更在計劃開「詩歌書店」，但敵人的侵佔上海使一切都毀了。上海陸沉後，得友人信，說朱維基是被捕去了，但至今未獲任何確實消息。莫洛亦自上海陸沉後沒有信來，但據猜想是會安全的！

在上海看到的詩集尚有：列車的「向五月歌唱」，洛雨的「壁字」。

錫金、維基他們在上海亦有舉行詩歌朗誦會，並經常地舉行詩歌座談會，每次參加者都有二十餘人。……

孤島詩訊

海語

一個冷嘲

李滿紅遺作

把你的藝術
穿上草鞋，
跟着這時代跑吧！
你寫着浪漫與神祕的
詩人！

當你拿起筆，
何必像一個鄉下的姑娘似的
那樣苦費心機呢？
看見老祖母遺留下的
年輕時代的花鞋，
硬把兩腳裹得小巧地
去迷惑那些
在城裏唸書的學生呢？

你不知道嗎？
那些學生如今讓生活折磨得
連小姐們的燙髮和紅嘴唇，
都討厭了！

而我，
當讀着你的詩，
我真像在脫下
鄉下姑娘的花鞋一樣啊！
那一個肉尖腳，
讓我真想
把眼睛挖瞎了，
把鼻子抓下來扔掉！

編者按：李滿紅先生於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半在陝西城固漢中醫院附屬醫院病故……！！！！

沒有太陽的日子

白莎

——並 給 儒 兄

沒有太陽的日子
恐怖而不安地濃重的黑色
在迷漫着這地方呀

透過低矮的破落的門窗
我看見一株大樹被雷電劈打了
一邊移行的路上的燈火
被風雨撲滅了……

重新恢復我底力量
燃起我底生命的血液的躍動……
我不能如一塊石頭般地靜默無聲
我不能像廚房里的
一匹被蒙上眼睛的驢
長久地繞着無盡的圈子……

昨夜

我歸來了
從遙遠的中國底邊疆
我是帶着遍體的創傷
跌倒又爬起
狼狽而顛仆地歸來了

啊！恐怖地黑色的日子
一個突然地不幸的降臨……
如今，我歸來了
我是冒着狂風暴雨歸來的呀
啊！我像一隻落難的水鳥難似的
我疲倦了，我寒冷……

誰是不要我們的？
誰給我們蒙上黑色的眼罩
讓我們都變成拉磨的驢子？
誰是殺人放火的？
誰讓我們底血
陰慘地流？

我是從遠方來的

我是從沒有太陽的地方來的

我是揀着夜路來的呀

昨夜

突然變來了狂暴的風雨
猛烈的風勢捲着密集的雨點
以搖山動地的毀滅一切的威力
搗搗着山外衰枯的草葉
撲打着我底小屋的頂蓋……
轟鳴的雷電，長久地
在我底小屋的四外
滾滾又滾去……

我底每條筋骨在發痛
我底聲音為呼喊而瘖啞了
不斷地掙扎和奔跑
耗盡了我底所有的精力
我是一架筋疲力竭的機器呀

我底心像一條解不開的繩索
我有着過多的憂鬱和渴望
我是一條久旱的乾涸的河流
太渴於雨露的降臨了

我需尋找一個地方
將我底胸的憂鬱傾吐
我需更一點溫暖

啊！陰沈而黑暗的時間
沒有太陽的日子呀！
到什麼時候
在我底古老的祖國
再沒有欺詐，陰險和陷害，
到什麼時候
在所有的人們中間
全能弟兄般地親密的結合和了解？
然而
當我們底太陽再度的升起
難道我們還會寒冷嗎？
難道黑色的厚重的濃霧
不會被驅散嗎？

我得告訴你呀！

魯莎

——寫給遠遠的——

昨晚，
昏疲的小河，
睜睡在寂恰的莽野，
我接到
你從遠遠寄來的稿紙，
你問我——
近來爲啥不寫歌？

今晨，
河在響起了歌，
我得告訴你呀！
我的嘴兒是河……

在那遠遠的
滄茫而寬闊的海邊，
那新河流過的地帶，
是我辛苦的橋籃，
我得告訴你呀，
在那裏，
我那至愛的人民，

像有着猶太人的血液，
在那被希臘
蹂躪的歐羅巴洲的大野，
走着被鞭打飢餓的
流浪的命運……

我得告訴你呀，
在那裏，
我像一位
尼克拉索夫，
繼承了
母親的不幸與愁苦……

當一個夜晚，
夜色鎖住了
邊疆荒涼的小城，
我載着重壓的悲哀
摸索在
黝黑而恐怖的荒野，
我得告訴你呀，
你的眼睛，

給了我多少的希望，
多少的光明，
多少傲慢的力量……

你的心靈該叩記：
在一個
五月的末梢，
殘酷的人們
在我們之間
築了道深深的宏溝，
爲了我
你就心着父母的命運，
我得告訴你呀
因此我
像隻負罪的羔羊，
流着悽傷的眼淚，
默默的離開了你啊，
你！
我生命的母親……

種 樹

魏 巍

嫩綠可愛的小樹穰，我的孩子，
種你，我不是用抱我到世上來的痛苦
而是用我此刻

我此刻是游泳在太陽照射着的
伙伴底愛的金色的大海，
我是一尾靠海水的愛

生活着的撒羅的魚兒。
嫩綠的小樹穰

像我們的兄弟一樣

我是用那樣的愛來種你呀！

用那你可以捫觸的

夏天的綠色大地一樣的愛，
用那你可以看到的散發香氣的

像我赤紅的心一樣的愛

而且用我剝開的黃燦燦的溼土，

靠着北牆，懶得嗎，我的小樹穰，

我要你永遠的看着太陽，

在親愛的土地上

在遼闊的土地上永遠活着。

我的小樹穰，生長吧！

假如我是一棵樹兒，

這裏沒有像我家鄉那些希望我枯萎的人們

生長吧！

用生命付與你的

蘊藏着躡山一樣的精力，
這裏，藍色的天空是無限

愛是無限，陽光是無限

任憑你長到雲彩眼裏去，

開出雲彩一樣美麗的花朵，

也沒有人限制你，我的小樹穰呀！

不要做管搖擺你秀美的小身軀了，
喝點水吧，

不要看此刻我是很隨意

撫摩你低矮的枝柯呀，

而你不久會長成一棵

用很大的聲音歌唱的大樹，

用你靦大的綠葉，

用你洗臉盆一般大的花朵

照耀着自由像大海，烟霞如林的

新中國的國土

而且，我會坐在你的身邊，甚至靠着你

吃着塗着彩色的果實。

這不是假的，這不是夢，我的小樹穰，

我假如是一棵樹兒，

像我家鄉那些希望我枯萎的人們

才真是在做着夢

——美麗而可悲的夢。

在灰色的日子裏，
我像一位貪饕者，
咀嚼着

你贈給我的話語，

你叫我

在難忍的艱苦裏，

高傲的唱歌，

高傲的學習……

我得告訴你呀，

我像個

虔誠的教徒，

熱讀着你的教條！……

爲你，

今晨，

太陽晒亮了

我們的日子；

今晨，

野花裝飾了

我們的生命；

今晨，

河面揚起了

我們躍進的歌聲……

我得告訴你呀？

我的嘴兒是河，

它在響起了歌……

寫給合作社和社員的詩

高崗

非社員不交易

合作社里有，
合作社藍色的樹架上有，
那些少有的，
以特別廉價標出的
合作社的營業員
問你的社員證號碼。

「非社員不交易！」

社員大會

在這里
要選舉一些好人，
認真地像替女兒想一個賢良婿在
合作社里，
要辦事認真，不做情面。

在這里

我們熟習着「民主」

有如大麥小麥是怎樣翻種。

那個營業員

在這里，
你舉，舉着說話，
一切對公眾利益有利的話，
都是好的，
而紅耳赤只是第一次，
呆瓜才閉口悶嘴哩，
你看
他們都舉手要說話了，
在合作社開社員大會的時候，
說自己的意見，
才像冬天穿棉袍般妥貼。
當初，
說着關於銀錢帳目，
關於不要賣雪花膏……

長的，用十五分鐘來
梳理頭髮的那個營業員，
向他買肥皂的時候
他怕手髒，而不讓人揀選，
買襯衫，他怕
翻亂得太多，
腫起了臉，連鼻子也糊硬了，
頂好，買醬油不要他經手。

「空下來……」
是一個陰沉的池塘，
看哪縣戲去，
去跑跑衙，
隔壁有好的白乾，
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地挨坐，
油皮的笑話
胡亂地把時候哄笑走了。

「空下來……」

書本在算盤邊等候你，
它的臉閃得發亮，
即使是填幾行信吧，
你要提及這里……

「空下來」乃成爲
一頁空白的扎記簿
候你隨時翻用。

就是說像池塘吧，
誠實地它照映着臉。

填着一切好的字眼和念頭
在空下來的時候吧！

記住你的社員證號碼，
合作社把一切便益
最安心地交給社員。
記住社員證號碼，

煤 礦 夫

孫 望

這裏沒有「以黑爲美」的
非洲人民的風俗，
但是我竟塗抹煤灰，
像女人塗抹胭脂一樣。

四十五度地俯偻着腰身，
我飛行在漆黑的
礦山的大肚腸裏，
慘淡的油燈放不出一點光輝。

我是礦山肚腸裏的一隻寄生蟲，
可是我吮吸不到一點脂肪。
爺娘生給我的一對好胳膊，
現在看看瘦得太可憐了！

一

我舞動我的火鐵鏈，
不斷地鎚擊煤巖。
煤塊跟着火星一同滾下來，
我的結着厚皮的腳背，

時常硬得淌出鮮血。

黑色的汗液，像珍珠
從皮膚裏擠出來。
酸臭的，鹹味的
黑色的汗液流到我的嘴裏，眼角裏，
黑色的汗液也洒落在煤塊上。

二

「春天」在我的頭頂上，
可是還隔着一層礦山。
我和「春天」的中間，
就感覺得缺乏一座橋樑。

世界在我的頭頂上，
翻轉着廿世紀的時新的潮流，
可是世界和我還隔着一層礦山。
我是被遺棄在世界以外的！

太陽在我的頭頂上，
可是太陽和我也還隔着一層礦山。
一年三百六十日，我的天，
有幾個日子我能看見太陽呢？

四

但是，大肚皮的經理先生啊！
在我的生命裏沒有春天，
即使把我拋出世界以外，
即使我成年看不見太陽，
這都沒有什麼要緊。

只是我希望這盞
慘淡的油燈能變得光亮一點，
只是我希望你的「手杖」
對我的背脊能放一些仁慈，
只是我希望……，大肚皮的經理先生啊！

五

因爲我知道得很清楚：
從這些烏黑的煤塊裏
我可以給人類發掘熱量，
從這些烏黑的煤塊裏
我可以給人類發掘幸福，
從這些烏黑的煤塊裏
我可以給人類創造動力，

墾殖季

蔡月牧

農民們，在早春
爬上塞土的山崗
唱起泥土的戀歌
以鋤犁墾殖了
泥土的愛情

踢開冬日的窄門
走過濕潤的草地
唱起人類的戀歌
今天，我墾殖了
人類的愛情

春 墾

春天提着花籃來了
這是墾殖的季節呵
如一架金車疾駛的太陽

如綫質一樣柔細的流風
在召喚
在召喚

抖着明麗的薄翅
成羣的往來於田野的蜂羣
在召喚
在召喚

閃拍着，張着
芬香的脂粉的雙翼

五色斑斕的蝴蝶

在召喚……

這盛開的芍藥一樣的

墾殖季呵

這爛熟在火熱的六月里

豔紅的石榴一樣的

墾殖季呵

山民們，從祖居的

土屋的谷底

走出來了

一年里，最先一次

脫下破衲襖

拿上墾殖的鋤頭

向山野去

結成流散的大隊

爬上那層層的梯田——

那一層一層疊着

像五綫譜上逐漸升高的

黑色的音符呵——

他們開始揮起路膊

這從些烏黑的煤礦裏
我也可以給世界增添光明。

因此，我甘心

讓歲月消蝕我的健康，

我不說一句怨話；

即使我的腰

彎成了一面繃緊的弓，

我不說一句怨話；

即使我的好子孫們，和我一樣

忠實地做着小寄生蟲，

我不說一句怨話。

六

我四十五度地俯偻着腰身，

我爬行在深黑的

礦山的木柱裏，

我不斷地揩着煤塵。

我舞動我的大鐵錘，

我淌着酸臭的汗，

我不斷地鎚擊着。

煤塵從我的手邊，從我的腳邊滾落。

這裏沒有非洲人民的

「以黑為美」的風俗，

但是我竟塗抹着黑灰，

從頭上到腳上，像女人塗抹脂粉一樣。

白亮的鋤頭
 在藍天下翻落着
 把爲寒冬凍結了的土地
 打開
 擊碎地蠶和蠕蟲的窩巢
 將那些像土蛇一樣
 把泥土蛀成了無數細孔的
 灰色的草節
 一齊拔走
 用汗水洗刷去大地的憂傷
 然後拋下作物的種籽

五月間

當最初來自

南邊海洋的薰風

從這里走過

會看見

豐茂的玉米和高粱的綠莖

怎樣托起

那青色的帳幔

而他們

誠樸的山民

怎樣天天戴着草笠

走出蓬櫪

芟拔泥土的塵垢——

那些刁狡的野苗

直到日光把玉米和高粱的果實

都染成了紅色……

在山野，你們今天築造着

谷物的倉廩

明天，向地角的城市

供運豐盛的食糧

打造傳延人類生命的鐵錘

你們

開鑿呀

春陽在天邊燃亮了

這旖旎的墾殖季

而你們的鋤頭呵

也正朝着

東方哪

——三月在川南。

平原

在平原，我度了無數個春夏

在平原，我度了無數個秋冬

在平原，我度了無數個甜美的

這古國特有的佳節

因此，對平原我有不老的追憶

因此，對平原我有永生的懷念

我又是平原的過客

年年，淋着淅涼的春雨

年年，又在涼秋和寒冬

披着九月金鷄和臘月霜雪

我去拜訪川北小山道

和南邊的野流，寒川

而後，我又再回來

和平原再相見

因此，對平原，我有更不老的追憶

因此，對平原，我有更永生的懷念

我熟悉那些平原的居民

每天，如何下地耕種

我熟悉那些平原的旅客

每天，如何催趕行程

在日落下坡脚

在東方的亮盞

吐出第一根金絲

我更熟悉那些獨輪車

如何把每條坦道劃起深深的轍迹

相同年輪在推車的老人的額上

鋪下深深的皺紋

我更熟悉那些無蓬大卡車

如何在公路上拖起竄鼻的烟塵

奔跑，跳躍式的奔跑

揚塵覆蓋了道旁的農作物

使那些作物的葉脈

都失去白色的光輝，變成黧黑……

對平原，我有這些不老的懷想
對平原，我有這些永生的懷念

但平原是富饒的啊

每年產生着億萬石的黃穀

每年產生着億萬石的玉米和蕎麥

億萬石，億萬石呀

平原的居民——

那些用自己的手

擦磨出那些糧米來的

他們是食用不盡的嗎……

於是有隆隆的大車

來把那些金黃的穀物搬走

於是有連延不斷的

一條條，長長的，深深的車轍

蠕走着，從山民的土階，直伸向

遠處的，那有着傳奇意味的

閃光的城市……

所以

平原也是憂鬱的

那四處蓬湧着的土坵

是一代代平原的子孫

堆埋無光的歲月和慘黯的屍骨的墳地

平原的子孫，一代代

從自己的祖父那里，父親那里

承受了鞭打，貧窮與病害

也承受了一雙犁鋤，一隻負馱着

和自己同樣陰晦的命運的黑牛

替人家打開富裕與淫樂的金門

跟着也打開自己生命的旅程上

最後的一座冷店

對平原，我有這些悲苦的懷想

對平原，我有這些悲苦的懷念

今天

我深深地，深深地記得

是在春疫流行的夜晚

是在蚊蚋與虫蚤交結的夜晚

披着一肩冷風，走過

生鏽的，邊遠的村舍

然後，我又見到了你

你豐饒而又憂鬱的西方平原呀

當我走踏在黧黑的肩膊上

我又聽見了你底悲嘆

你寂寞悽苦的獨語

而你那些誠樸的子孫

却在辛勤地墾殖呀

向你要糧食，向你討生活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你這風塵僕僕的老人呵

你蒙養了他們，蒙養了

他們的貧窮和他們的災害

雖然你會把你所有的

都給予了他們

雖然你會把他們所要的

都給予了他們……

你豐饒的西方平原呀

你是風塵僕僕的老人

我是永永流浪的旅客

無數個春夏，無數個秋冬

我懷着生的悲苦流徙

你懷着生的辛酸嘆息

但是我們仍得要生活

仍得要

好好地生活呀……

——四月在成都平原。

盆地的歌者

是櫻桃謝落的節令

是榴花紅熟的月季

是楊花酒淚的日子

在這邊

我想念着你呀

你盆地的歌者

當灰冥的雲天

飄下霪溼的淚

敲印着我青色的玻璃窗

有穿綠衣的人

拉着拖泥帶水的腳踏車

舉着油紙傘，給我送來
發自遠方的城市

遠方的村落的

走過重重平原

數重山，數重水的

許多郵件

於是我又讀到了

你刻寫這西部盆地的

憂鬱而又華美的詩章

我又看見了

在盆地的邊緣坐着的

蒼莽的羣山

蠻野的森林

在盆地的中央顯臥着的

那肥腴的

稻米的國土

蒼與壽的國土

一切糧食聚居的國土
和那些寄生在

荒野的河岸邊

纖薄的竹林裏

蘆葦草的腹地里的

矮小的茅舍

與他們瘦弱的主人

主人們那悲苦命運

是呵

這盆地是

產生一切穀米的國土

堆積一切糧食的國土

然而，這里的農民

却是饑餓的呀

他們植根在盆地上

他們操作在盆地上

與太陽一同起臥

與泥土同着過生活

但他們的生命

却是日漸乾癟着的

球呵……

呀，你盆地的歌者

你寫得好

我是盆地的孩子

我每每流着感激的淚

來頌讀你的詩章

讓我把我的歌聲也傳送給你

我是如何喜歡聽

踞立在南北兩極的兩株樹

連着的那同一條根

那同一條根底響着的

同一的生的顫動的聲音……

歌 張大旗

一個兵士

一個兵士躺下了
從沒有這般寧靜
沒有戰爭，沒有
夢，沒有花園……

星星來了
夜寒浸冷了寂寞
你遺留的工作啊，沒有完
給我們，沉默的掉恤

從地之東到地之西
你孩子的飢餓，再無人來念及
你獨自兒睡了
靜聽時光的腳步
歸鳥拍翅的聲音

歌

櫻花落了，千代子
你會想起
多霧的京都
大街的黃昏爬過了
酒吧間裏綠色的
燈盞……

黑暗，裝飾了
皇室的勳章
他長眠了
在盛產棕櫚芒果的熱帶
在鮮紅嘴唇的馬來羣島
在甯靜的天空
多米區的仰光

騰騰海水吧
而千代子也有海洋的憂鬱
憂鬱着的海洋
當第一隻母艦
駛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顫抖

通常說，詩人底創作是自由的，這自然不錯。昧着良心給法西斯侵略者牽着鼻子跑的文氓，決談不到自由創作。他們只是跟着血腥的指揮刀吶喊，指揮刀是裝在一定的刀鞘子內的，刀鞘子裏不會容有思想，正像狗的肉子不會思想一樣。然而又不要以為「自由創作」者是可以由詩人「上窮碧落下黃泉」，在頭腦里胡亂玄想的。這種離開現實的一些所謂神祕，唯美，象徵，印象派的詩，在今天詩壇底某些角落也還是有着，不過時代對於這些先生們是不利的，所以其聲漸啞，不是今天詩創作的主流。聞歌先生在「詩創作」八期上舉的一首詩，正是一個失色的例子。

但一般的，這個問題是不能十分忽視，抗戰的現實誠然把中國詩藝普遍的提高到戰鬥的水平上來，仰望光明，追求光明，為光明而歌唱的戰鬥健康的氣氛，是今天詩底最大主題，然而時時，我們也看到許多還沒有完全克服舊日的游離生活，沉溺於空虛的傾向的基沫閃爍着。這，主要的是內容的概念化和形式的象徵。象徵的手法運用得宜，不是不可以，瑪雅珂夫斯基是最現實最生活的詩人，他的形式是最高的最簡約的形式，也常常巧妙的利用象徵的手法加強詩的表現力，比如「呈給同志涅特」那首詩就是最好的例子（這首詩在「文學月報」第五期上有，「中蘇文化」某期上「怎樣讀瑪雅珂夫斯基的詩」是以這首詩來分析的）。然而象徵的運用成爲離開一般人的理解的，或爲一種風格來處理那就不好了。當作家習於用象徵來表現詩的時候，這不是證明這個作家怎樣有才能，反而是證明這個作家缺少真正的詩人的要素，即是沒有對於生活真實的深刻的明澈的理解，這就使之只能從形式上去琢磨了，這充其量只是文學的魔術，是文字匠不是詩人。唐代封建詩人賈島的「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的故事，還可說是文字匠中的「智多星」。封建的田園的或奉仕的詩人們，除

了做這種推敲的工夫之外，是不能夠做出什麼別的來的。

詩，本質的是生活，這一點，詩和一切文學樣式甚至科學範疇都是相同的。詩底特點是在把生活詩樣的表現出來（這種表現當然是另外的問題）。除了生活之外就無所去攝取題材。自然世間是有一些所謂「詩人」和藝術家，閉着眼睛坐在「心靈」的象牙之塔裏冥想，生怕有世俗生活的事情闖進他的詩里去，沾污了詩的「清高」，因此他們的詩風飄渺渺渺扭扭捏捏，有時大學教授也看不慣。不過爲現實生活所壓迫，所煎逼，所激勵的我們人民的詩人，是不會有這種閒情逸緻的「清高」的，我們要生活，在苦難中掙扎着反抗着，詩必須爲了我們的生活而工作，詩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們向現實進軍的戰鼓，詩人必須爲了生活底戰鬥而歌唱。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偉大的詩人不是因爲他們和生活底血肉聯繫而不朽的，荷馬的「伊利亞德」，「奧德賽」，奴隸社會中的史詩，述說的是神，是超人的英雄，然而這種神，這種英雄，正就是當時的人類生活的一種恰恰適度的反映。神也有愛，有憎，有善，有惡，有貪慾，有妄念，完全和人一樣。伊利亞德和奧德賽都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奴隸制度的奴隸主——宗族長的影子，而他們所以要表現爲英雄，爲神，這一方面是那時代人類生活的無知，一方面是反映着大規模的部落間的掠略戰爭和奴隸制度生產力的巨大躍進。荷馬是面向生活的，他把握住奴隸戰爭的經濟、文化、社會的生活的動盪，然後詩樣凸出地來表現了這時代人類的慾求，希望、鬥爭、發展、生活的面龐。我們不能因爲荷馬頌揚奴隸主和階級制度而責備他，這是歷史發展階段的限制問題，他是不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角度去把握生活的那種條件的。

降而至於但丁、哥德、雪萊、雨果、海涅、普式庚、惠特曼、萊

芒托夫，瑪雅河夫斯等等，那就更明白，可以說，詩人和生活結合的深廣的程度，就定了詩底藝術的社會的價值。自然在甚麼樣的歷史條件下詩人生活的擁抱程度，這也不是由詩人自由決定的而是由歷史決定的。隨手舉例，美國資本主義黎明時代的歌者惠特曼惠特曼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詩集「鼓聲」中這樣歌頌着：

「打！打起戰鼓！

吹！吹起軍號！

衝進門，衝進窗，

像無情的巨力

衝進那莊嚴的教堂，

衝進那聚集的人羣；

還有那些學校，那里念書人在朗誦文章；

別讓那新郎安靜！別讓他和他的新娘我我卿卿；

也別讓那農夫們再有和平，耕着他的地，收割着他的稻梁

你戰鼓，你，要這樣猛烈的衝撞；

你軍號，你，要發出這樣高的聲響！」

據D·B·密爾斯其作的「惠特曼論」（袁水拍譯，收在香港新流文藝社出版的「新的道路」中，上引詩亦同，但密氏此文並非完全不可商榷者）一文中說：「惠特曼的民主的觀念在他的基本上是有民族性的限制的。對於他，民主是特殊地美國式的，他看見有一件東西已經孕育在美國民族中間，只消等待揭露好了。起先，他相信出版『草葉集』（按係惠氏詩的詩集名），可以把這基本存在着的民主帶到表面上來。其後，在七十年代他承認了他那時候的美國距離他的理想還遠，可是他依舊繼續堅信：『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病態僅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僅是那無限的生展的大動力的狹小的片面上。肥沃的田地上的莠草——前非那主要的延緩性的多年生的植物。』這種『美國式』的民主，是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獨特樣式因此而產生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度發展，由於美國沒有經過封建制度的束縛，直接的由西歐亡命者的殖民把這塊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世界改造為發展得

最燦爛的資本主義園地。在這裏封建的等級觀念自來就很淡薄，而且重要的由於沒有等級制度的束縛，（但並不是完全沒有，而是一般的這種束縛並不重要）資本主義的『無限的生展的大動力』，好像無例外地給每個人以發財的機會，能享有幸福的將來。因此惠特曼只看到了民主，而不能知道那種民主發展的本質的局限性；只看到了全體人民，不能看到在人民中日漸分化的階級對立；因此，在惠特曼的心靈中，有一種偉大的幻想的系統化，這種幻想證明着將來比現在更光輝；因此，惠特曼以他的充滿着生命與力量的全部熱情歌頌着亞美利加的偉大的將來的鬥爭，如上引的詩是。

但是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惠特曼的詩，則雖然他那無比的生活新昂的激熱深深地感動着我們中華民族正在鬥爭的靈魂，却總覺得有些單調，缺少真正的生活形象的面容。上面引的詩不是惠特曼最好的詩，我們現在再來引一首好的（「我歌頌電力的身體」）：

「一個人的身體在拍賣；
我幫助那拍賣者——這傢伙毫不愛他的生意經。」

諸位先生，請看這道奇貨？
不論喝價的多少，這價錢總不夠高。」

在發展着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實際也是存在的，而這在過分沉醉於布爾喬亞民主的理想的惠特曼却不會有充分的估計。上面的一首詩，證明了它對資本與勞動的社會的意義完全不懂得。密爾斯又指出：惠特曼的詩的形式，音節，語言，是和民衆的語言與欣賞力之間有隔閡的，「不是街頭，工廠，兵營裏面的談話時所用的口語，而是印刷的字眼，報紙上的，通俗科學書上的」。密氏判斷其原因說「惠特曼雖則是大眾的發言人，却没有向大眾發過言。他是爲了大眾而說話，並不是向大眾說話。因此他不知道爲了大眾而作的詩必須先是容易瞭解，容易記憶的詩，這種詩必須用明白清楚動節奏的形式來寫」。但這裏讀者不要以爲惠特曼的詩是沒有節奏的，惠特曼是詩人，詩人總是有他自己的詩的風格和節奏的（這自然不錯

但更深刻的，我以為，正是因為惠特曼對於當時美國社會生活沒有真正深入的具體的全面的理解，這使他的內容失之於抽象，失之於概念化和缺少真正批判精神的現象的「直感」。內容「定形式」，這就使得他在形式上沒有可能去接近去發掘那些於美國人民中的真正生活的矛盾，藝術的風貌，缺少那種為美國老百姓所喜見樂聞的民衆作風民族氣派的詩篇。如果惠特曼能夠超越這個局限性，那他給我們的詩歌將更豐饒有力了。

我們從瑪雅珂夫斯基那里獲得的要比惠特曼學習的多，蘇聯人民生活的無假瑰麗性是我們能從蘇聯藝術家們手中把握來的。甚至我們從雨果那兒也會比在惠特曼那里看見到較多的東西，由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的法蘭西，是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到衰頹時期的典型的激烈鬥爭的時代，甲可賓黨，英雄拿破崙，復辟時代，一八三〇年的閃光，一月王朝，第二共和國，路易，波拿巴，巴黎公社，這一連串的緊張激烈的社會鬥爭，雨果雖然不能完全正面的反映出來，像作為詩人的卡爾，馬克司所做的那樣，但他確是反映出來了，因此他給了我們比惠特曼更多的深刻的法國人民的生活形象。

但這裏，我並不是否認詩人的才能在詩人的成功上的作用。這是無疑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個偉大的詩人，雖然人都是活在一定的歷史中，他要成為詩人必須要懂得怎樣去理解歷史，探討歷史，並把這歷史用精簡的詩的形象再現出來。

然而詩的形式諸標幟，作為一個詩人的才能的表現的，如語言音韻，節奏，形象，典型等等，充其量，也不過只是「一種「表現」罷了；如其我們的詩人們潛心移志地去鑽研這些形式，而不問這些形式所以產生的社會生活的根源，那就大大的錯了。這自然只是一個粗淺的常識——用現在的美學水準來說，但是我們常常就不能把握這粗淺的原則，犯了粗淺的缺點，那麼這個問題實在不應該以粗淺目之。例如詩聖地幾刊之二「柳鎖與劍」中姚奔君的「我們」這一首詩：

「如同我們共有一個太陽，
太陽閃耀的光綫，

把我們底心
聯結到一起，

我們

是一體

我們必須——高聲地呼喚：

「我們！」

我們必須——驕矜地歌唱：

「我們！」

因為我們生長在這個時代，

就有無比的榮光！

啊！你看我們！

我們的數目是衆多的，

我們的才能是活躍的，

我們的情熱是沸騰的，

我們的臂膀是粗壯的，

我們的歌聲是響亮的，

我們的生命，

如同我們的理想，

是美麗而健康的！

我們以無比的驕傲，

誇示我們的年華！——

我們跨入苦難的世紀，

開創新生的年代，

我們底脚步，

察察地，

踏過人類的史頁；

我們底歌聲

光亮地

響過世紀的寫門，

我們用鋼鐵一般的

生的意志

扣擊着歷史的音弦，

與宇宙裏有的生命，

我們合奏着

偉大洪壯的交響！」

這首詩說了些什麼呢？熱情的呼號這固是可貴的，但是這種熱情之所以激發其時代社會的生活根源，具體的生活形象，現實的血肉鬥爭姿態，作者一點都沒有把握到。這結果，呼號成爲無力，熱情也變作空虛。不錯這首詩的形式是很自由的，語言也大致平實，音節也不能說不整齊，然而它總是缺少了什麼，這就是生活的血肉。這首詩的內容的貧乏，無疑地就使得作者在形式上的一切努力，成爲水中的月，鏡中的花，華而不實，虛有其表。這種形式的空虛歸結起來就是詩的浪費，以我的意見，這首詩要是節約成三分之一的樣子，也仍然是能够完全表現其詩境的。

詩的生活就是詩的節奏，詩的音韻，詩的語言，詩的形象，詩的典型，離開了生活，這一切都無從生長，頹廢唯美派的詩歌，也正是從他頹廢，荒淫，無恥的生活中反映出來的。當生活向詩人要求用某種角度，某種強度，即怎樣的情調，怎樣的長短來表現的時候，詩人不能够用別樣的情調，別樣的角度來表現。詩是不能改的，這話不錯，但也必須是限於好詩。根據我的經驗，改初學寫詩者的詩，是並不十分難的。（當然一般的看詩總比看散文以及看論文難）只有真正的詩，才能使人感覺到增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完全出自生活以天籟。詩人必須從生活中來洗鍊形式，來陶冶語言……，從形式中去死蛇纏腿，這是現代詩人的一條死路。

我也一點都不反對形式的本身是值得學習的，我認爲形式正也是詩的一個重要的戰鬥列兵。詩人是用詩的形式來表現生活的。詩的戰鬥力有賴於形式的完美表現，詩人和讀者直接聯系的，媒介詩人對於讀者的感召力的，正是形式。但是，形式是不是能够盡這種戰鬥的職責，必須要看它是不是恰恰符合於現實生活的情緒和詩的情緒。

也是隨手舉例。我沒有保存好詩的習慣。萊蒙托夫的詩「孤帆」（見「詩創作」七期）：

「白色的孤帆在遠處發着閃光，

透過浪花上蔚藍的霞霧

它在異國的港口找尋了些什麼呢？

它在家鄉又留下了些什麼呢？

巨浪澎湃着，風聲呼嘯着

帆繩擺動了，高的桅杆吱吱價價

哎呀，他逃避的不是快樂，

他追求的也不是幸福。

在下面，海水好像青光般流動，

在上面，金黃色的陽光充沛，

可是教徒所祈求的是大風暴，

好像和平是存在於風暴中。」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首詩的頭兩句，是說在遠處的海上，一葉白色的孤帆，乘風破浪地向岸上駛來了。在萊蒙托夫時代，俄羅斯資本主義正發展着，這個白色的孤帆的航船，應該是做俄國和歐洲的海上貿易的用處。在農奴制度下面，這種海上貿易，意義雖不能十分過大估計，但無疑的，也是一種幫助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它在異國的港口找尋了些什麼呢？」「它在家鄉又留下了些什麼呢？」這正是那個時候一個社會的戰士所必然要發出的問題。在沙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受有限制的人民的政治權利壓根兒不許存在，這兩句問話也表

代 郵

示了詩人的心對於那時歐洲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嚮往。第五六兩句表示着海上的航行是要經歷着風浪的困苦危險，不是像日常生活那樣容易進行的。接着：「哎呀，他逃避的不是快樂，」他追求的也不是幸福。「這多少象徵着俄國人民的憂鬱，海上貿易，自然是對於國內生活中的苦難的一種解脫，然而它不能直接解決這一苦難的問題，於是它「追求」的就不是幸福。第九十兩句描寫着海上的平和的時候，而十一句「可是叛徒所祈求的是大風暴，」又否定了這種平和，爭自由的戰爭是要有風暴的，和第五六兩句對照着讀時，詩人對於海上貿易也給予了他一定的意義。最後一句「好像和平是存在於風暴中。」是這一首詩的感情的頂端肯定地指出自由是要從風暴中掙扎出來的。

詩人的情緒必須和現實的生活情緒相一致，這種一致然後就產生出詩的情緒來。詩的情緒需要一定的形式去表現，形式只不過是附屬詩的一種表現方式罷了。一個現實主義的詩人必需要抓住這點，我們是要表現生活，不是要表現形式，「抗戰以來的新詩的一個趨勢，似乎是散文化。抗戰以前新詩的發展可以說是從散文化逐漸走向純詩化的路。為方便起見，用我在「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裏假定的名稱來說明。自由詩派注重寫景和說理，而一般的寫景又只是鋪敘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詩裏的散文成份實在很多。格律詩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寫實的抒情。……象徵詩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現一切」；他們雖用文字却隱瞞了文字的意義，用暗示來表可現情調。……從格律詩以後，詩以抒情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從象徵詩以後，詩只是抒情，純粹的抒情，可以說鑽進了它的老家。是這個時代是個散文的時代，中國如此，世界也如此。詩鑽進了老家。

訪問的就少了。抗戰以來的詩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佩茲：新詩雜話，昆明「文藝」半月刊）佩茲先生這一段話，有對也有不對。對的地方，是恰恰指出了格律，象徵這些舊的詩派，都是注重形式而忽略了詩的生活的內容，象徵派是「隱瞞了文字的意義，用暗示來表現情調」，格律派是不管生活內容的多樣變化性，而硬要納入一定的整齊的詩行中去（好比十四行詩）。不對的地方，是在於他這抗戰詩的進步，用抒情的和散文的形式特徵的演變來說明。詩底本質是抒情的，問題是怎樣抒情，現實主義的詩歌因為是面向生活，所以它所抒發的情調是平實的，明白易懂的，這並不是什麼散文化。反之，象徵詩和格律詩的抒情，因為是背向生活，就不得不鑽進象牙之塔里去，這是像少年和醉酒婦人們的「老家」當然是不適於抗戰的現實的。其次呢，中國新詩的接近現實，即所謂散文化者，其實不是在抗戰以來的開始，這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詩歌會」的成立，開始已經發生了對於現代派新月派象牙之塔「抒情」詩的否定的萌芽，艾青，田間這些詩人的詩作，就已經是今天抗戰詩歌的具體而微的形式了。

其實，任何一個詩人，他的詩的形式和他的情緒及詩的意境總是有了一定的符拍的吻合的，這是作為一個詩作者的基本條件，唯美，象徵等等的詩歌，其形式與內容之間，也正是有着這種合拍的。所以重要的問題，是詩的情緒和詩人的情緒是不是和現實生活中的時代社會的需要的情調相一致。詩人要是能够把握住某一時代中的現實的波動的姿態和趨向，從這一個基本點出發，才能够談到詩的語言，風格，音節等形式的技巧的學習問題。

候，賀，方才先生：函及大作已陸續收到，甚感，正送審中，擬於十三期刊出。對賀先生的報導，尤為感激。

昂甫先生：承允賜稿，感甚。並希請別的朋友們亦多多幫助。尊編的刊物自二期起尚未收到，乞再寄。

A M，李雷，孫濱先生：函稿如數收到，稿費正匯兌中，「詩論專號」，乞全力相助。

巴夫洛·鐵欽拿

英羨(A. Leites)作
徐 沅 塵 譯

——蘇維埃烏克蘭的革命詩人——

巴夫洛·鐵欽拿的嘹亮的歌曲，韻文和詩篇在烏克蘭是十分普及的。在他的詩篇裏，這位蘇維埃烏克蘭詩人已經完成了一種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之有機的統一。

鐵欽拿是詩的語言的一個權威。在他的詩歌中之聲與光的可貴的運用，對於任何一個能夠去讀鐵欽拿作品的原文的人，都會感覺到愉快的。對於各種不同的樣式都用同等的優美。他們寫出來，不啻是一支歌或一篇詩劇，一支短小的歌謠或一首通俗的小詩，一個三重奏或一個康塔塔(Cantata)都很順暢地運用了一切種類的韻律——從那格律六韻格(Hexameter)。鐵欽拿是「人民——語言的創造者」(照詩人馬耶考夫斯基 V. Mayakovsky 所說)的第一個和第一等的詩人而忠誠的學徒。這位蘇維埃烏克蘭文學底權威，已經成爲卓越的蘇維埃詩人之一了。

一、 結婚以上

巴夫洛·格黎高里維契·鐵欽拿(Pavlo Grigoryevich Tytina)是於一八九一年正月生於却尼柯夫省(Cheernov Province)畢斯基地方的疏落的小村中。他的初學的詩章寫了一個憂鬱的環子，因爲鐵欽拿是在臭污的沙皇的俄羅斯氣裏長大起來的。他祕密地記錄烏克蘭的民間歌曲和小調，祕密地和柯祖平斯基(M. Kotlyanskiy)——著名的烏克蘭作家和民主主義者——相認識。不久以前，鐵欽拿刊行了一些激動性的詩篇，在這裏面，他追憶起他和柯祖平斯基的會見。在這些詩句裏，這詩人說出了後來給他自己的詩的影響：

你覺察到我要面對面地凝視生活，
像那些人——他們的敲擊着的聲音，
敲擊着我們的心，
並且爲我們的視線

打開了廣闊的世界！

鐵欽拿把這些寫在他的詩「我們該如何寫給柯祖平斯基」中。

深深地透入生活的意義的那種渴望，保證了這年青詩人的成功；他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詩集。在那時候，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們，曾經用贊揚作品的方法，想把這詩人爭取到他們那一方去，但鐵欽拿更清楚地從布爾喬亞的營壘裏的庸俗的「愛詩者」避避開來。他用他詩的武器，鞭刺着烏克蘭彼·羅雅(Pelura)的靈魂。那怕布爾喬亞批評家是怎樣拚命的向他獻媚和吊膀子，都不足以動搖他。他在他的詩中這樣很精確地喊道：「你不必計較和黃金，用麵包或硬頭槌(美國金幣名)來買我的靈魂！」

鐵欽拿爲他所細心研究的烏克蘭蘇維埃底生活，寫下了大量的現實主義的詩章。這位蘇維埃烏克蘭詩人把他的這些詩篇，收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他的第二大詩集「犁」(The Plow)中。在這裏面，鐵欽拿唱出了那「千百萬雙的犁手」建設新的生活的。

「在青綠的鄉村中」這首詩，充滿着內在的潛力，顯示了那些農夫如何選擇了一個牧童作他們的領袖，並且為保衛蘇維埃祖國而出征。這個古與作已被譯成很多種語言，是十分出名並收在一切的學校課本中。

二、革命底歌曲

在這同一的詩集中，還收了這詩人底並不陌生的贊美詩「到鋼鐵的文藝復興去！」（“To The Iron Renaissance”）鐵欽拿從內戰的廢墟上領悟到那由列甯、斯大林的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創造力；而吐露了他的熱情的詩的宣言，在這裏面，是充滿着那正在來到的全世界康教主義的勝利。他唱出了那席捲他的本國並隨帶着新的生活的「革命的風暴」。這是他的第二本詩集「烏克蘭的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主題。

在一九三一年，鐵欽拿的另外一本詩集出版了。那斯大林主義的五年計劃的年代，使新的現實主義的母題（Motifs）落到這位烏克蘭詩人底作品中來。這位詩人是用活生生的激動的語言描繪那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圖景的。

內戰的母題，在鐵欽拿的作品中是特別深刻動人的，因為這些母題是穿上了烏克蘭民族和小調的形式的，——這詩人是這樣好地摸熟了民族小調底精神。他的作品「黨在領導」和「家庭般團結的精神」，是用社會主義主題寫成的最好的詩篇。因為鐵欽拿的詩的語言是：

……不祇是聲音

也不像無目的地漂流着的大冰塊

對於勞動的美好的創造的痛苦

牠們歌唱出！

一種不可分的快樂的家庭的團結。

鐵欽拿表揚着蘇維埃人民團結成一個家庭中情感和思想，並歌頌着我們時代的最偉大導師——列甯和史太林，在他們的旗幟下，烏克蘭人民已經得着自由，權力和快樂。

在他的關於領袖們的高超的詩章中，我們的詩人用偉大的力量 and 感覺，表現出了烏克蘭人民對於康教黨底無限的篤信。

列甯！

祇一個字：列甯——！

而我們

暴風雨般地

在準備着。

鐵欽拿的詩，可能是溫暖而柔和的，它是人民和它的最好兒女的宣言；當他發怒地轉向那些阻止人民去建立一個新生活的人們的時候，它又好比是一柄鋒利的劍。

在鐵欽拿底政治詩的形式底單純性背後，可以感覺到他的詩人的眼界的廣闊，和他的抒情感的深度。

巴夫洛，鐵欽拿是蘇維埃烏克蘭最為人所知的一個，他已獲得烏克蘭人民的信心，而舉他為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作為詩人和文學批評家的鐵欽拿，又是烏克蘭科學研究會的會員，他於他的人民底歷史和文化有着一種透徹的智識，而同時，他是從那對於兄弟般的蘇維埃人民的最好作家與詩人的學習中，來繼續完成他詩的精華。在一些普式作品的光輝的譯文之外，他又譯了喬治

亞詩人伐茲那，濱沙維拉（Vasna Pshavola）和亞美尼亞詩人阿柯波（Akop Akopyan）底作品。

他的五十年生辰紀念，發見到這位天才的烏克蘭詩人是在他的文學生涯的高度，而蘇維埃的讀者表白出：從他身上正期待着對於蘇維埃文化的更多有價值的貢獻。

巴夫洛·鐵欽拿詩 (二首)

我從磨坊來…… 陳原譯

我從磨坊來，我做完一天的勞動，
要去參加示威游行的羣衆。
他們行進着——那些十月兒童。

在晴明的天空
風是一個趕家畜的傢伙
雲卻像一些小馬，正在昂首急奔，
我從磨坊來，我做完一天的勞動，
去參加那示威游行的羣衆。

我感到春意觸到我的肩膀，
在我心裏春的調子響得像一个鐘——
人們，在改變世界，在改正錯誤，
我從磨坊來，我做完一天的勞動。

給詩人的信件 徐洗塵譯

一本照相專貼簿

——它用鍍金的古希臘地圖來開頭——
一張靠背椅，舒適地躺在一個角落，
你的想像，越過了門戶。

我將接受你，當作我最親密的朋友，
雖然你曾叫我太太地等候！

啊，在你的詩頁上
我已滴落了怎樣悲喜交集的熱淚！

透過我夢的窗戶

我聽見那奧林姆波斯(Olympus)山頂上

上蔚藍的天際

還聽見你——親愛的詩人喲，
我的孤寂的友誼！

今天，該是我倆密約之期

除了花朵不再有伴侶。

以這樣的歡笑和嘆息注入期望

我將等候着，經過這黑暗的時光。

雖然有些人說，你是光輝的，
但有時我却以為，你並不是我們所親切的
因為在你的警中，我還有好些地方不懂得
(我希望你不是一個犯罪的！)

II

當我讀着你，在那空曠的田野
我的思想沉迷於這樣的章段：
「這兒是正確的，」我想：
「那狂笑和生命
你的詩句並沒有把捉住。」

我知道你爲批評家們所贊許，
當他們苦惱於缺乏詩人的時候。
但我想你必定仍然准許我說：
你不能寫得像達拉斯·雪夫兼珂！

你的筆，描寫普通的民間：
我們的那悅目的田野和森林；
但我覺得，我並不能不正確地知悉：
該怎樣使我的內心發生感應。

III

一個康敏尼斯特的我，穿着破棉絮，
而我的長長的卷髮都已被剪去。
對於你的「日光正在迎賀那戰慄的清晨」
我必當做些什麼？

你必定已經失落一切羞恥的感覺，
或者說，你的調和的感覺已經消逝，
在這種時候，你的四行詩還有什麼用了
他們是比棉們所在的紙張都不值錢。

你積聚這些節拍和韻脚

是爲了供那些餓極了的人民搗爛。

你以爲你的三重奏

可以滋養工人階級麼？

我將以這個來結束，
不再加什麼愛情的字句

來減弱這封信的效果，

雖然我想到在你身上有着一些好的素質
但，我將還想看見你，是一個康敏尼斯特

俄羅斯的「嚴寒」和希特拉

(外一章)

任鈞

想來大家恐怕都還沒有忘記吧？——

當希特拉開始猛攻莫斯科的時候，

曾經吹下天大的牛皮，

說是十一月七日這一天，

他老先生一定要在莫斯科的紅場

舉行莊嚴隆重的閱兵典禮；

並且他還特別叫德國第一流的裁縫

預先給他縫好一套筆挺的戎裝，

特地叫牛皮專家戈培爾

預先給他縫好一篇刮刮叫的演說詞，

打算使出全身的力量，

興高采烈地向全世界大吼一回。

十一月七日——！

(還使得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

開始從地獄變成天堂的日子！)

很快就來到了！

可惜的是——！

出現在莫斯科紅場閱兵台上的

依舊是那支悠然的烟斗，

絕不是那撮丑角鬍子，

被檢閱的

也仍舊是精神飽滿的紅軍兄弟，

絕不是那些卽字牌的殺人機器！

這樣——！

希特拉簡直氣得跳起來了：

「我老希已經征服了全部歐陸，

難道竟不能把莫斯科拿進手裏！」

於是，就一連吹着丑角鬍子，

一連派出十三個坦克師，

三十三個步兵師，

和許許多多的摩托化部隊……

實行發動第二次的大攻勢，

打算一下子，就把它攻下，

好做個溫暖的冬季宿營地；

可是，結果呢？——！

却照樣還是損兵折將，

險些兒給殺得半個不剩！

這樣——！

希特拉，自然更加生氣，

恨不得把那撮鬍子連根吹去；

但，有什麼辦法呢？——！

再也沒有力量來個第三次！

於是，他就祇好厚着脸皮，

把全部責任朝那

不會出來辯駁的老天身上一推；

——馬上冠冕堂皇地向全世界宣布：

「俄羅斯今冬特殊的嚴寒誤了事，

我們的攻勢祇好暫時停止！」

是啊，俄羅斯的「嚴寒」太可怕了！

它簡直會凍破你的厚臉皮！

因此，我很想忠告希特拉

和那些卽字牌的殺人機器：

最好把你們的新舊衣裳統統穿上，

(連同喪衣一起)！

最好把你們強行伸出的鬍鬚縮回，

(像一隻烏龜般地！)

爲的是——！

俄羅斯的「嚴寒」

今後還要更猛烈地發揮它的威力呀……！

納粹和狐狸

狐狸何嘗不想吃葡萄呢？

但因爲剛剛吃到嘴裏

又不能不吐了出來，

祇好說它是酸的了。

當納粹軍隊佔領羅斯托夫的時候，
他們曾經向全世界大吹特吹，

昆蟲篇

麗砂

螢火蟲

你搖着一隻火尾巴
 騙來夜行者的奔勞
 誰說你是光明的指引者
 你的航線就沒有一定的方向

蚯蚓

你鑽破了完美的地壳
 給大地加添着創洞
 然後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
 而你恨着粗暴的草根毀傷了你的夢

螞蟻

你永遠沉默着的工作者
 常在生活的戰場上搬運
 同志們的殘屍
 而把滿腔的哀痛
 燻熱下一次的戰爭

蜂

你走遍了每一個春園
 孜孜不倦地叮嚀着詞話，
 你犧牲了自己生命的刺
 忍痛地殺死虛榮的迷醉的花

蟋蟀

你的翅子有如透明的喇叭
 我說你是戰鬥的號兵
 要不然就是不眠的詩人
 每夜，你從亮着秋燈的窗前
 走過，響起一片足音

蠶

你有着—根發光的抽不盡的生命
 而你的青春就在這上面絞死
 我想，如果你們都變成蛾子就好了
 生—雙翅膀
 咬破繭壳而自由地飛去

蝶

你是春天的燈
 在綠野上照明了
 一條走向花林的路徑

豬兒虫

你守着葡萄青了又黃
 眼瞪甜蜜蜜的酒到饑餓的舌尖上
 而後，你就像一張葉子
 枯了掉進冷雨下的泥漿

說是已經獲得最大的勝利，
 已經打開通到高加索的孔道；
 但，不久，終被奪了回去，
 於是他們就馬上改變了論調，
 ——含糊糊糊吞吞吐吐的說：
 這祇是「具有地方重要性的戰鬥」罷了。

當納粹軍隊佔領提契文的時候，
 他們又向全世界大吹特播，
 說是已經獲得最大的勝利，
 列甯格勒快要不保；
 但，不久，也被奪了回去。

於是他們就馬上改變了論調，
 ——含糊糊糊吞吞吐吐的說：
 這祇是「具有地方重要性的戰鬥」罷了。

當納粹軍隊佔領埃來茲的時候，
 他們再向全世界大吹特播，
 說是已經獲得最大的勝利，
 紅軍快走得無路了；

但，不久，也被奪了回去，
 於是他們就馬上改變了論調，
 ——含糊糊糊吞吞吐吐的說：
 這祇是「具有地方重要性的戰鬥」罷了。

究竟是納粹與狐狸還是狐狸學納粹？
 究竟葡萄是酸的還是甜的？——，
 這祇有請教希特拉的參謀本部，
 纔能解答，纔能分曉。

編輯室小唱

高天

紅筆

過去一日夜
人類走過的足跡，
用血寫在標題紙上。

直線，曲線，句點，分點，
用花邊圈起的新聞，
滲透紙背的血那樣新鮮。

不忍見獸蹄踏在稿紙上
印着血與火，屠殺與死亡，
戰爭永遠是歷史的主題嗎？
我直欲投筆而起！
不眠的充血的眼
探向遠方，
人類不會重走這條路吧，明天？

歷史的步聲

吞吐着昨日的史篇，

印報機在電動下輪轉，
轟響着歷史的步聲——！

人類腳步如此沉重地
走向明天。

昨夜癡囈的殘渣，
吐在這一張紙上吧，
歷史的真實是羣衆寫下的；
酒酣耳熱後的狂想曲
英雄的夢
別再留戀。

嘉陵江夜眺

夜深沉，
無星，無月，
江水在暗漲。
我知道你的來處
也知道你的去向，
生命的永恆一如江水，
無盡的流，無聲的響，
比夜更黑的日子，
我探測過生命的河床。

遠行車

耐不住這漫漫長夜嗎？
爲什麼如此匆匆地
逃脫黑暗？
再避一程就天亮了？你匆匆的喊。

當你從大地胸腹上輾過的時候，
你會聽到這產婦陣痛的顫抖。
臨別道一聲珍重吧，
這兒的黎明也要來。

黎明的胎動

一種強烈的期待
壓下一切聲音，
這樣靜，
人們強抑着悲腔而出的歡呼，
全世界在屏息凝神地諦聽——！
黎明的胎動
大地臨產的痛苦的呻吟。

扯 旗

A

扯旗呵
扯旗呵……

指示着
突圍

旗
鼓動着
復仇的風潮

旗
冒着
火氣

旗
沸騰着
我們底血

旗
顛布着

抗爭令

旗——
這領袖

旗——
這祖宗
這上帝
這永恆的春王

旗
死勁地
揮盼痛苦
向幸福伸手

旗
橫衝直撞地
開闢
明日的花園

旗呵，旗
旗呵

波蘭·拉丁斯基作
海山譯

旗
澈底地
擁護黎明
擁護熱烈
擁護活動
擁護赤裸裸的真實……

B

旗
不比擊報球

旗
不比月經布

旗
奴隸們
不配扯旗

旗
愚蠢的動物
不知扯旗

旗
神聖的，萬能的，至尊的……

人類

自由底

族
族呵……

族
C

沒有任何註釋的

——永遠吶喊着

被侮辱的，被壓迫的，被囚禁的……

站起來

集攏來

去

決鬥去

族，本能地

向着黑惡挑戰，向着

以弱敵示威我們底

示威

族

要我們前進

要我們

隔開墓穴

族

映着民主的遠景

D

扯旗呵……

族

帶我們向上

(我們

扯旗呵)

族

沒有機器和犁鋤

却在生產

(生產者們

扯旗呵)

族

沒有私章和簽押

却保證着人類
生活得好

(人類

扯旗呵，扯旗呵)

族——那奔流

是死的醜態底洪流

族——那光閃

——這將熱透的希望呵

險悶的

也偵察着

搏擊着

也煽惑地宣傳着……

扯旗呵

我們扯旗呵

我們

隨旗而起呵

向上，再向上

向上

去擁吻自由

二 馬

江布爾作
李 葳譯

我在馬鞍上迎接我生命的黎明，
但是我的小馬却像枯枝似的瘦弱；
牠跑到草原上的微風就要變身，
所以一股風就能搖撼牠跪倒。

牠的毛髮脫落了，
好像患過頭癬病，
牠那佈滿皺紋的前額也光禿了，
牠的眼睛總是含着淚水，
牠那滲眼的瘡疤養育着蒼蠅，
並且在牠的鬃毛里又藏着牛蒡。

然而我愉快的騎過平原
我騎着馬在歌唱，
我對我愛慕的人發出歌聲，
然而那可愛的人却以我的誇誇為恥，
對我的小馬洒出銀鈴似的笑聲。

悲傷的我，我唱出悲傷的歌曲，
遠遠地對每個市集和每個商場；
歌手江布爾騎着他那可愛的小馬
如是流浪在每個古老的草原。

當春天融解了寬闊的河流，

地主騎着馬出去巡遊。

他們數着馬駒，那春天新生的馬駒，
他們牽着鬚鬚，心中十分悠閒。

他們數着，我那狂奮的眼睛是如何地觀察

啊！

我又是怎樣吞嚥了嫉妒的鹹味淚水呢！

我也數着！——一匹馬揚起的烟塵，

當我清醒時一匹駿馬不見了。

晚上牠回來了，

聽到我的呼喚牠回來了。

栗色的跑馬，這牧者的驕傲。

牠狂烈地嘶鳴吩咐我走近？

牠的快速響亮地敲擊着草地。

每夜每夜牠回到我這兒來

在白日我的心中燃燒着幻影。

那勇猛的跑馬繫着燦爛的繩繩，

整日閃耀着我流動的視線。

睡眠離開了我；穿過碧草與沙灘

我騎着踏骨內脾的小馬走過了大地。

無畏的青春留在我的後盾；

我的夢想埋葬在心田。

所以我騎散了我憂鬱的青春

騎着一隻像真理那樣嶮峻的瘦馬；

歲月逝去了，而暮年也迫近；

理想的駿馬失落了，他已失蹤。

當時光的雪片落在我的頭上

我知道了這幸福的字「Cobalt」。

於是新鮮，清明而又燦爛地

我的生命開始了第二個春天。

復活了的健康壯的卡杜克人

掌握着土地與牲畜，打破了枷鎖；

像烏雲被吹散露出了太陽，

地主罪孽的日子完了。

集體農墾牲畜中驍勇的駿馬

現在在遼寬的草原上敏捷地馳騁，

甚而我那樣的小馬在這新地

也生成了優良的馬種。

領袖自己聽過卡杜克的歌聲；

為了那歌曲他賜與他報酬，

外表與速度不可比倫的駿馬；
 祇有大胆地夢想者才能夢想這恩惠。

現在由於我的呼喚牠來了，
 栗色的賽馬，這牧者的驕傲，
 狂烈地嘶鳴吩咐我走近；
 牠的快蹄響亮地敲擊着草地。

牠的步伐像有韻律的歌音，
 他的脖頸像天鵝似的纖細而頎長；
 金剛石似的光線在他的眼睛里閃亮；
 牠的滑潤的毛髮像絲絨似地發光。

牠的頸繩纏繞着銀邊，
 牠的鞍袋綉着美麗的花紋；
 牠的鐵鏡清幽地鳴響，
 美妙得像提琴的金絃。

那丟落了我青春美夢的雙翼
 在我這像春天一樣的年代才展開與塵塵。
 有新的力量在我的血管里滾轉，
 有新的歌曲吟唱，有新的事業奔忙。

我穿着豪富的新裝愉快地行走
 我那有花紋的袍子燦爛輝煌，
 而我那紅旗動盪，
 任人都可看見，我驕傲地佩在胸前。

我自己快樂，我快樂地對每個人吟唱

歌手江布爾現在騎着優良的駿馬，
 他生活在這偉大的紅色的春天，
 現在歌手可以吟唱已實現的夢想。

歌聲充滿了山谷，
 歌聲將山頭戴上花冠，
 花園中散溢着芳芬；
 我們土地上豔麗的花朵
 薰香了風沙，嵌置在海灘。

峻峭的瀑布噴出了金剛石似的水柱，
 彩虹展開了火焰似的髮辮；
 我們那鑲着珍珠的天空從綠松石的深處
 照明並歡笑了我們凝視的眼睛。

我在我們這璀璨的大地上吟唱，
 多木拉的琴音美妙地回響。
 呵，這種樂音多末使人神往！
 這琴音比銀鈴還要使人迷戀！

我從克里米林的塔頂向全世界
 歌頌那廣播真理的人物；
 他那溫暖了世界的心靈賜我一支光線；
 也賜與我青春，駿馬與時光；

他的語音像雷鳴響遍了全世界，
 他的語音像疾風向全世界飛奔。
 他的語音像日光普照了全世界
 引導並解放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他的名字還在北極的雪地放光，
 也在最高的山峯上吹響，
 他那響亮的名字被英雄們吹奏，
 隨着匯海的河道流淌。

歌唱的秋季吟頌他的聲譽，
 他的名字光輝了春天的草原；
 露珠對他微笑，羣星
 在凝視，並且遙遠地對他歡呼。

偉大的思想家在克里米林傾聽，
 山嶽在歡唱，河流在歡呼；
 領袖，請聽他們應和我的歌聲，
 聽着全世界在歌頌您吧！

預告

本刊第十五期擬出

詩論專號

內有詩論、詩人論、作品研究、作家研究
 等等，著譯各半，凡二十萬言。

蘇聯兒童詩三首

8. 瑪塞科
張惠寬·張興文譯

和爹爹在一起的一天

這兒是爹爹的外衣和帽子，
他的靴子在屋子旁邊。
那真是呱呱叫！
我的爹爹是閃着的——
他能和我耍一天。

嘿！我們能作的有多來多啊！
爹爹會帶我到動物園去，
在那兒獅子關在籠子里，
好久好久我們沒有去到那兒。

今天
也許我們能看見
所有我們的熟人。
今天
也許我們能看見
一些好的電影，
或者一個展覽會。
我們也能夠
用一些紙頭，
和一往回，
帶一個風箏；

或者
去看彭琪和周得的角鬥，
是的，
並且去看湯姆查勃。

我們要把
風箏
飛到半天雲里，
它將飛得
看不見啦！

「喂，」媽媽用歡和的聲音說：
「起來，你這懶骨頭！」
首先我們
從頭洗到腳，
然後我們刮了半分鐘的臉，
那就是說，
我爹爹——刮的，
因為我還是一個小娃兒。
吃過麵包和咖啡以後
爹爹給我買一些栗子和糖果
然後我們坐了第十號車
到市場上去
過後我們又回來。

然後我們有着
一個挺好的套子遊戲，
在遊戲室裏打靶，
共七次，
我們打中了靶子，
爹爹打中了四次
我打中了三次。
然後我們圍繞着動物園遊逛，
在那兒我們看見了一隻袋鼠，
和一條至少有一哩長的
蠕動着的鱈魚。

然後我們用乳酪甜餅餅
餵着這個大傢伙
和他的小崽兒。
在池子里的是盛接候的東西
我敢賭，那是一隻北極熊。
在那以後
我騎着一隻駱駝
那樣一個可笑的哺乳動物，
在它的背上
是兩個大的鹿子

爹爹說，
牠們是馴的駝峯。

過後第三號車

在吃茶的時候帶我們回家，

氣喘得

像一對狗。

餓得

像一對猪似的。

這門鈴是怎樣的回答我啊！

一切全是鴉雀無聲的！

我發狂的按着鈴，

當我同爹爹過着這一天的時候，

噢！這屋子怎麼會是這樣的靜啊！

交通警察

張惠宜譯

當太陽照耀着
或是天下着雨
我正在戶外
站崗值日。

公共汽車

機器腳踏車

和電車

假如沒有我的話

就會撞在一夥。

用我的手

我能修指揮

所有的車輛

停住！

假如

一個貨車的司機者

不願服從我的話

那我就絕對不起他。

巨人船長

張興文譯

一，二，三，四。

現在我這故事開始

在第二十二層的樓上（註）

居住着一個巨人同他底兒子。

每個早晨。

這帆船長

拿着一尊徽，

表說得大且無畏的。

然後轟擊

在提桶裏的水上

航行着的船。

然後使勁地他拉着

兩個大的貨車

同着一列火車

滿載着旅客

同貨物

從花園走到門口。

在春天

或者再早一點

當污水漲滿了的時候

巨人船長裝配了一隻雙桅船

「並且命令它：

「並且命令它：

「並且命令它：

所有航行在海上的船

都被長着巨人船長的旗幟

所有的水手也必須一致

他是非地自備着。

註：瑪察科的這首詩寫在蘇聯建國第

二十二年。——譯者註。

詩集新書介紹

草原牧歌

戈 茅著 定價三元

荒涼的山谷

李 雷著 六元二角

現代英國詩抄

鄒綠芷譯

品茗

T. 哈代著

茶飲降低成一隻愉快的微細的聲音，
年青的妻子注視着她丈夫的面孔，
然後再看着客人的，而在她的心意里，
表露着自己正佔有一個被羨慕的位置；
這拜會的客人正值青春年盛，
也說從來不曾看見一個如此甜蜜的家庭。

可是快樂的主婦並不知道
她身邊的女人是她丈夫最初的好友，
直到命運安排着事情不能如此：……
這客人在臉色與話語里一點什麼
也不洩露，只微笑地吹吸着茶汁
而他則向她慈憐地投着迷惘的顧盼。

水的呼喊

A. 西蒙斯作

啊，水啊，我心靈的聲音，在沙石中呼喊著
整夜里悲哀地呼喊著，
當我翻着靜聽，我不知道
在我身邊的是我心靈的聲音，或是海的聲音，
啊，爲着安息呼喊著的水啊，
可是我嗎？可是我嗎？
整夜里水向我呼喊著。

不靜息的水啊，直到殘月垂沈，晚潮退落，
和剩餘的熱望開始焚燬，

在四方里，將永遠沒有安息；
而這一顆心靈將是疲憊的像海一般地驚呼，
整個一生徒然地呼喊著，
像是整夜里水向我
一般地呼喊著啊！

死

W. 葉芝作

一隻垂死的動物
沒有恐怖，也沒有希冀；
恐懼而又希冀着一切，
一個人期待着他的終期；
多少次他死去了，
多少次他又躍起。
面對着陰謀的人們，
一個巨人在他的盛年里
嘲笑生命的休止，
他認識了死的真髓，
人類已經創造了死。

海的狂熱

G. 梅斯斐作

我必須再走向海上去，走向那孤寂的海岸，
我所乞求的一切是一艘高大的船隻，和一個星

子
導伊前行與輪軸的衝激，天風的激曲，白帆的
翻動，與海上灰色的霧，和那破曉的灰色的
朝。

我必須再走向海上去，爲了那疾馳的海潮
正發着狂亂的，清晰的，不可抗拒的呼嘯；
我所乞求的一切是一個多風的日子，有白雲流
走，
拋擲的浪花，吹奔的泡沫，和長喚的海鷗。

我必需再走向海上去，走向那浮浪的吉卜西人
的生活，
走向那疾風如刃的海鷗的，與鯨鯢的途程；
我所乞求的一切是從同行的流浪漢所講的歡愉
的故事，
和長久的舵工之後的甯靜的安睡，和一場溫暖
的夢。

夏晚

德拉梅作

在農夫的椅子旁邊，黃雞咕
在他的膝前嗚嗚地要着好飲物；
老狗浪蕩在蒼綠色的窩里
嚼着一塊骨塊，吠嚇着一隻老鼠；

在多露的田園里，牛羊臥伏着
在漸暗的天空下咀嚼着飼料，
耕馬拉着草捆在槽邊
長夏的一天又過去了。

樂 范 先 (上)

臧克家

小引

生命是脆弱的，
死，並不是難事；
但，誰能死得像他這樣，
有聲，有響，
有彩光？
誰有他這樣
一副肝胆，膽氣，
更叫人激動？
一家的紅色
化一道長虹，
躍眼放亮的
掛在歷史的天空。

1. 水刷洗着大地

水龍即開行噴，
兩神豹額的在打鼾，
天上時間的秒針
也許停頓了一個圓，
而人間，
暗燈線直灑了一個六月天。
「太陽還在高天上！」

憤憤又盼他的心
越發想。
而他却是在
重圍中戰鬪，
揮起金戈千萬條，
無奈雲霧的盾牌太堅厚。
「老天積壓的悶氣
可出了個够！」

土地顛覆的
酸脹着大肚皮，
像一隻淹死的狗。
水，
拿出征服者的姿勢
到處喧鬧橫行，
禾稼給它淹埋，
乾淨土給它沒收，
「三山六水一分田」，
它要把整個宇宙占領。
它對大地說：
「我給你這體魄的身子
洗一個澡，
五臟六腑
理髮曬曬，

也索性刷洗一遍，
把幾千年來的
積垢，
河積，
腐臭，
和恥辱
一齊刷掉！」

漳河
一掉頭，
撞入
運河的槽，
然後，
動起驚濤，
傾起船隻，
挾着小清河，
一齊到渤海去會師。

2. 聊城——這光榮 的名字！

請打開地圖
看：
津浦路
和運河的平行線，

從河北
向山東蜿蜒，
叫德州一衝，
運河銜齒的一身子
轉往東南。
生長張自忠的臨濟，
生長范築先的館陶，
生長武訓的堂邑，
像天上的杓子星，
聊城做一個把子。
七十歲的會匪母
曾用說故事的嘴
給我講聊城，
用話調的顏色
給我描繪一座數樓，
宅閃爍在
神秘的燈火下，
更奇異，
更瑰麗，
當它顯現在我的夢中
「聊城縣教諭」——
金字牌子上
寫着我曾祖父的名，
而今還懸在宗廟裏，

讓時光暗到它的光采。
聊城，
聽起來有點陌生，
提一雙「藥昌府」，
也許能從你心里
叫出一股親切的感情。
推上兩千年，
它不是燕地，
就是趙土，
誰管得這麼多，
我們並不是在弄考證，
這兩個名字本來就分不開，
燕趙
從古就是連宗。
這是一個金盆底，
一片大平原，
運河穿過它，
有水却沒有山。
「山是個什麼樣子？」
「山像雲頭。」
把這句話
塗在想像的白布上，
這一帶的人民
拿鑿頭當山看。
魯北棉菜
就是指這個地帶，
秋天的拾花女，
衣襟飄一披雲彩，
棉花的色澤

鑿銀元，
惹得敵人眼饞，心饞，
這三尺口邊
他一口吞下內蒙，
又伸手向華北五省，
造出個「黨務政委會」
慾望還嫌不平，
他不怕中消化不良症，
他的胃口呈
擴張少個山東。
他信口開一張契約
投送來一大批金錢，
用它去鋪神聊路，
說是替我們發展交通。
聊城，
它沐着塞外的風，
人民的性子
比風還硬！
他們豪爽，
他們樸實，
一談死迎風站，
鐵死不彎腰！
看他們的骨氣，
聽這兩句民話。
可以在「順和」的前面
低頭；
欺侮，
決不能下跪——
他們沒長着

那樣的咽喉。
（對着敵人，
他們會不吝自己的生命！）

3. 衝破了過去的 夢

聊城，
在水鏡里賞玩自己的影，
大堤加給它一條腰帶，
緊密防禦着水的無情。
鼓樓的身子探到半空，
蒼涼的記憶，
蒼涼的顏色，
聽風鈴在風前叮咚，
一聲聲
替它敲着遲暮的喪鐘。
東關，
和大街緊拉着手，
東城的鐵門，
膠泥在腐蝕它的生命。
西方，北方，南方，
三面的城門口，
吐一縷舌頭——
橋下的人影
隨着橋上的行人移動。
「七七，」
在中國古井的水上，
投一塊石頭，
波紋的圈子

向外展開
開到每一個角落，
開到每一個胸懷，
每一顆心，
隨着道波動
波動起來。
范樂先，
六十歲的一條老漢，
四十年的內戰
給他留下了
一條血的記憶，
一個「專員」的官銜。
近來，他忽然
看見公文就心煩，
亂敲着「行」字，
心，却不在「等因奉此」之
間。
他的心
本來是和聲，
近幾天，迎接人的時候，
他找不到那副笑臉，
他吃飯，
飯也不甜，
他睡覺，
林鋪像針毡；
他拈着筆桿
長歎，
他覺得他的天地
太不寬寬。

等待它，
 他以等待愛人的急切心
 等待它，
 他以等待命令的嚴肅心
 等待它，
 等待收音機裏
 那個男子的亢音，
 一個字一個字的，
 把戰報
 打進他耳朵裏去，
 那清楚，
 那宏亮，
 像一個個客人
 一個一個
 認真敲他的金元。
 收音機的燈亮了，
 他的心也亮了，
 他用手扭動它的小圓輪，
 扭得它
 吱吱亂叫，
 像扭歪了它的心，
 壓彎了，

他扭了一倍，
 雙眼一睜，
 掌聲一陣，
 「扯扯拉拉到公堂……」
 那個都市的戲場上
 有人在欣賞「玉堂春」；
 他憤怒的
 再一轉，
 轉出來的
 是舞人的爵士樂，
 雖然看不見
 那霓虹燈，
 那人影衣影，
 那溫暖的香風。
 像在鐘面上
 撥轉着時針，
 在參差的鏡像裏
 找到了他所要的那聲音，
 成功的得意
 把他按在一張藤椅上出神，
 對着收音機，
 彷彿對着
 一個知心的友人。
 把思想
 從心上拔掉，
 把聲音
 從耳朵裏趕跑，
 吃住了時間，
 鎖住了呼吸，

他扭了一倍，
 雙眼一睜，
 向他的朋友
 追追好消息。
 （S.O.A.你聽他問口了，
 時間一點也不過。）
 「越發萬戰死！」
 「修橋開砲戰！」
 他耳朵裏
 響了兩個霹靂！
 接二連三，有人用斧頭
 往他的腦子裏
 亂打釘子！
 「大水阻住了
 敵人的坦克車，
 戰場裏的弟兄們
 叫水滾了半截，
 然而，一股氣
 鼓起了他們神奇的勇敢，
 遞了用槍，
 近了。
 叫敵人吃大刀片；
 從戰壕裏出來，
 整整幾夜幾天，
 塞到到爛肉裏去，
 用刀子把它衝斷……」
 他坐在椅圈裏，
 像神廟上的神像，
 記憶領着他

到南口，
 到南苑，
 到苑中，
 到寶台……！
 這些地方，
 三十年來
 內戰的血把草都染紅了，
 這些地方，
 今天却變成了民族的戰場。
 這些自殘的悲劇上，
 那一場沒有他，
 搖着
 不同顏色的旗子
 扮兵又扮將？
 今天，
 你打倒我
 明天，
 我打倒你，
 爲了什麼目的？
 爲了誰的指揮？
 （說出來要羞死！）
 還缺的是小兵——！
 用自己的紅血
 給別人寫戰功；
 還缺的是百姓——！
 換一夾主子
 換一層皮，
 換一次主子

我一次生！
 一本補遺
 寫着恩恩恩恩，
 尼米西恩（注一）
 寫着復仇的圖圖，
 今天套上了李恩，
 明天是張三。
 這些戰場，
 那些連着戰場的地方，
 范樂先，
 他不但能背起它們的名子，
 他還可以對你講：
 那個山頭低，
 那個山頭高，
 那裏的人情厚，
 那裏的人情薄，
 風俗好，
 那裏的白骨最多，
 那裏無名無姓，……
 他看見
 煙登禹，各處聞，
 對着誰笑，
 他聽見
 他同伍的，
 同樣的，
 同樣的弟兄
 對着誰叫，
 死了的，
 香灰已經化銷，
 香灰已經化銷，

又有多少！
 而德，范樂先，
 在命運的扶持下，
 聽着白骨的階梯
 班長，排長，連長！排長！
 一直爬得很高，很高。
 「我范樂先老了？」
 「不老！」誰在回答他。
 他捋了一下鬍鬚，
 用力把肩頭聳了兩聲，
 還的立起了身子，
 衝出了這個校園！
 衝破了過去的夢。

4. 大地的震撼

天快亮了，
 可是還不見，
 人在大夢裏，
 遠處有啼聲。
 突然間，一切東西
 忽的着了魔，
 桌子的腿在打戰，
 桌面上的東西
 懸浮得叫喊，
 礦山崩裂，
 地也震裂，

一切
 都在動搖不安。
 林，
 有隻手在搖撼，
 （像母親的手
 搖着搖籃）
 起先是輕輕的搖，
 越來越起勁，
 （好像怕人們的沈睡太重）
 最後發急的用力一搖，
 林，
 像翻了的船，
 把人
 傾倒在它的身邊。
 范樂先，
 從地上爬起來，
 頭像一口斗，
 亂亂撞撞，
 雙腿
 在黑暗裏發顫，
 不知怎樣，
 他衝到了路邊。
 他的神經
 震定下來的時候，
 大地的神經
 早已震定。
 他在震發聲明的院子裏
 往返的撒着沙子，
 沙子，

在震動他思緒，
 種種：
 六月裏的大水，
 震動這地，
 那個奇景攜手齊來，
 它們來得不是沒原因。
 是呵！
 大地要翻身！
 爲了刷淨舊典和恥辱，
 天叫大雨傾盆！
 大地，
 她懷抱着五嶽，
 攜引着長江大河，
 她的一張心
 穿起五千年歷史的皺紋。
 她看見
 樂始皇的萬里長城
 叫胡兒望着氣短，
 她看見
 蒙恬一氣圍走匈奴
 七百里路遠，
 她看見
 霍靈繆的大旗
 插上陰山，
 （從此北風不再肆虐）
 她看見
 博羅西域五十個國家
 只服一個班定都，
 她看見

軍伙建立一條條在夜裏
把光榮帶給大漢，

她看見

衆個旗上

衛家軍的威嚴！

她聽見

比撼動泰山還難！

她也看見

不肯的子孫

在炮心裏與積的家產，

拱手送給人；

台灣，朝鮮，

緬甸和安南……

她也看見

八圍的聯軍

殺進北京城，

一把火

燒了賦和園；

她也看見

條約的鎖鍊

在頸子上掛一大串，

她也看見

大軍幾十萬

開進天下第一關，

不吝惜黑水白山

却吝惜一粒子彈！

她也看見

高麗的強盜

闖進了大門，

又走到了屋頂，
入了內室，

直撞近你的牀前，

她看見她的子孫們

透視食睡，

刀光直閃到

他們的胸前，

她心疼，

她不能再不管，

她甩一隻手，

急劇的搖撼：

「醒來吧，

生死就在眼前！」

范築先，

他想着走着，

走着想着，

一抬頭，

太陽的紅光，

灑了他一臉。

5. 「你們想走嗎

？我死也不

走！」

不管這個老頭子

關心着戰事

比關心吃飯還要緊，

不管他
開始的祈求的可憐的心，

向他「朋友」的嘆息

「去抽勝利；

可是，他那位朋友，

只對事實忠實，

也忠實的對他，

因為他不能編造好消息

對他的歡喜。

他的口

對無數的心和耳朵

「敷衍，

敷衍着

「飛過了夏季！」

「炎長的一段血的日子，

他報告：

「戰火從故都

延燒到天津，

秋風又把火頭

吹到了滄州，

他報告着：

「我們忍痛的

在每一寸土上

流了最神聖的血，

敵人拿走了它，

出了比它十倍的高價。

他報告着，

他的聲音到了，

他不能形容。

他不能再和平，
他的聲音

是驚浪，

是狂風，

是火，

是一支號筒。

他的這聲音，

向中華古老的靈魂

號召，

他的這聲音，

敲開閉塞的耳神經，

他的這聲音

向人心深處猛衝，

他的這聲音

向大眾的感情

點燃。

這些驚心的消息，

范築先，

他全不知道，

他也不是全不知道，

一堆事實，

用象徵的口

亂嘈嘈的向他報告，

兵馬轉回頭，

他列在冥界的邊緣，

披掛大砲，

就做了

縣城的教堂和寺院，

點着紅膏藥的飛樓

出現在天空，
它在刺探着，嗅着，
它的馬達
到處散佈語言，
語言的蠕子
到處亂飛，
從這縣
飛到那縣，
從這村
飛到那村，
從這個耳邊
飛到那個耳邊。
富貴人家，
把大門一關，
留一個老家人
守着一個漆漆的深院，
他們包好文契，
包好「櫃土」，
包好存款的摺子
還有女人的首飾，
他們逃不及似的
逃跑了，
帶着妻妾嬌妻，
帶着大女小兒，
逃向上海，
逃向香港，
逃快點好，
逃越越好，
不叫戰神趕上，

也不叫它找到。
學校剛入學，
接濟也放了「假難假」，
女生限十分鐘
搬出大門，
男生，
一個人一支小旗，
上面插着三個大字：
「募捐隊。」
當局的命令
是叫他們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
「募捐」，
多奸詐的一個代名詞。
學生！
一窩蜂，
亂飛亂叫，
哭的也不少，
回家？
有的家在河北；
回家？
却缺少了路費！
這是回家的時候？
嚷着，
哭着，
罵着，
點點頭，
大家分了手。
(淚絲永遠連結着心)

他們被推出了
一個樂園，
(「這個夢破了，
誰也做不成」)
他們，
從「精感的塔城裏
共出身子，
而北西東
去受現實的錘鍊，
「錘鍊」一個新的生命。
老百姓比較鎮定，
因為他們不得不鎮定，
你走，
土地卻沒有睡，
人動，
破爛的家一動就零碎！
他們留下來，
在語言的波浪上浮沈，
他們留下來，
等待個未來的命運，
他們留下來，
有偉大的意義扎根在中間，
雖然他們自己
沒法認識這意義的真而。
(再亮的眼
也不能先見。)
罵罵，臨時的專員
被走！
抓來民間的車，

民間的船，
公物裝土車，
私產上大船，
沙袋，繩桶，鐵匣子……
一件一件堆成山。
搬走了，
帶着他的屬員，
(這也是他的私產！)
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做他的「清一官」；
范黎先，
用感傷的老眼
向這些事實看，
用胃火的心
向這些人們看，
可是，使它更感傷，
更胃火的
是他自己的屬員。
今天，
你打來個謊假的報告，
不是報告，
是一篇偽造的「陳清表」，
明天，
他又來了，
爲着同樣的事情，
說一套動人的理由，
再叫眼淚作證，
證的，確是老娘沒人照看，
不是大難沒到

他先要飛遠。

第二天，

他向他的部下訓話

借了紀念週時間的一段，

訓詞，

是寫在人心上的

一篇激昂的宣言！

五尺土台子

托一條挺拔的身段，

神態

像銅條，

眼光

像雙劍，

長鬚像瀑布

垂掛在胸前。

眉頭上的正氣

迫得人呼吸都窒息，

大家立正對着他，

像對着一尊神，

又像對着自己的父親。

「看，

他也請假，

你也請假，

還是什麼時候？

把民族丟到腦後，

心上只掛着個家！」

「有些人的眼

不敢再去碰他的眼！」

「公務員，

是注定了的

喝開茶，

吃開烟，

背公文呈式，

死捧住個鐵飯碗？

公務員，

就獻配

明地裏奉迎，

背地裏議論，

四圍「衛生蔣將，」

抽空去和「姑娘」們廝纏，

公務員，

就只能

嫉恨別人，

爲了他自己不得升官，

拿筆桿當錘棒

去耕毒藥的田園？

公務員，

就只好

在太平年代

埋在公案桌上

恨鐵鐵的針刺得太深？

公務員，

公務員，

在民族的戰線上

就不能做奮勇的一員？

（多少頭腦

叫羞愧接到。）

家，

我也有一個，

但是，我要把它折散，

我要叫他們

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走到更危險的地方去，

家，

不是養老院，

是一塊絆腳石。

你們看，

看一看我的頭，

你們看，

看一看我的鬚髮，

你們要認嗎？

我死也不走！

我替自己慶幸，

打了四十年的細流仗，

還留個機會

給這條老身子，

來參加民族戰爭！

把良心上的黑點子

洗個乾淨！」

他的拳頭

像鐵錘，

他的話頭

像鐵錘，

錘着每一顆良心，

每一條神經。

他口裏

噴着唾沫星，

在聽衆的腦裏，

火花一樣明。

話完了，

他才喊一聲：「稍息」，

人的腦和心

一齊解放了，

一個人

吐一口長氣。

6. 「走吧，忘下

我，記住敵

人！」

初秋的夜晚

深了，

天上

亮着一個大月亮，

虫聲

像一條悲切的絲絃，

給秋風抖顫的手指

在彈弄。

高樹上的葉子

零零落落的往下掉，

翻轉在日光底下

像半空裏掉下來的星星。

一間屋子，

桌子上
坐一盞煤油燈，
白牆上
掛列著八個人影，
草虫把秋夜
叫得這麼虛涼，
這聲靜，
誰也不開口，
一家人
默默的對青燈。
老頭子的頭髮
彷彿更白了，
細紋
在老太太的背脊上，
爬動。
一個燈花
燭燭閃閃，小燈臺，
(半盞了)
一盞頂感的花)
人的臉
更加幽暗，
夜，
更冷。
一盞一個燈臺，
他更疼我們走的吧！
走，真也是時候了，
走，我們已經走在別人的後面

趙太太
自己在心裏說話。
樹恆，他推想
還可憐愛著父親
也許放他回上海——
放一盞魚到火岸。
「父親的時間，
還有他的心，
很少從公家的事情上
分給我們，
今夜晚，這個國家
太平常，
彷彿覺得不會再有第二次，
深深的留戀裏夾著一怕，
縱然沈默也是可愛的」。……
一個兒女心
約好的一樣，
都這麼感受著
這癡想。
最小的一個女孩子
她還不會想，
用車快快的眼光
掃一下父親的臉，
掃一下母親的臉，
最後，又轉到了
姐姐哥哥們的臉上。
今晚，
沒有一個表情是悲辭，
今晚。

沒有一個臉頰上
沒有痛。
她的眼淚像春風，
春風
却是吹到了水上。
「今夜，
算是最後的團圓，
明天我送你們走，
樹恆，樹恆，樹恆，樹恆……」
一個頭
向他抬起來了，
又一個頭
向他抬起來了，
他們，是在用心
給他打立正。
「我要把你們送走，
就在明天！
不是去上海，
也不是香港，
是另外一個遙遠的地方，
這回，可不是去逃難，
是送你們去學習，
那裏有許多
從海外來的僑胞，
從各省流過來的學生，
那個地方
一定很新鮮，
很不平凡。」

那一盞空盞
才落去你這多麼痛心，
苦惱的夜。
那裏可以
教給你們怎樣戰鬥，
把你們心裏
填上些新的東西。
去吧，
忘了我
記住女人！
去吧，
去吧，
記住民族！
今夜絕
你們是我的孩子，
明天，
你們去做國家的兒女……」
老太太眼裏的淚
一滴緊追著一滴，
沒有一個人
敢把臉仰起來，
無聲的淚
滴在無底秋夜的海裏……

7. 矛盾的箇頭
在他心頭上
亂舞

一步步往山東退，

空氣

緊張得要浮起來，

恐怖

是最容易發生的種好，

在人心上

以驚人的速度的繁殖。

無效的人

患着沉重的「恐日病」，

彷彿日本兵

隨時可從地裏再生！

人人苦心的

盤算着怎樣逃難，

想念着

那個偏僻的地方

有自己的親朋；

更首先，

他也在盤算：

盤算着

怎樣把他的保安隊

改造成抗日的游擊隊，

怎樣把來流亡的智識青年

叫他們做民衆的

啓發人，

領導人，

做軍隊的靈魂；

他對於這有兵，

還是善是可用的老百姓，

他是不覺得自己是孤軍，

他知道和他同想法的人

一定有千千万萬！

他決定用這條老命

來支持西北的半個天，

他坐在他的椅子上，

右手，

按着半死的頭，

眼，

呆了一樣的朝前望，

（他盤算着他的未來）

千端萬緒的思想

默默的

在苦結一個計劃的網。

電話鈴

緊急的叫人，

要告訴他

誰在對他講話，

習慣服下命令，

他的胸「立正」在地下。

話很簡單：

「撤過黃河來，

帶領各縣縣長，

至晚不得過五天！」

放下了耳機，

他的腦打顫，

心也打顫，

他方寸的心上

他把手裡捏緊

捏了幾捏

有個人給他打一頓

才稱心！

怒火

燒他的瘦臉，

瘋狂

在他眼光裏轉，

在地上打了幾個圈，

他又拾起了電話的耳機，

等了幾個縣長，

和團長的專員，

說完了話，

叫身子落進椅圈，

這時抓緊他的

換了一種要哭的情感。

第二天下午

約摸三點鐘的時候，

一部黑出人影的汽車

轟隆隆地響着大門，

幾匹馬

用蹄踏敲着地，

示威的吼叫着

想掙斷頸上的繩子。

會議廳裏

忙開會

幾個人

圍攏着一條長的桌子，

深藍的桌布

四人臉一般的嚴肅，

每個臉裏透着心

比燒上大火爐的鐵還硬，

范曉先

站在主席的座位，

臉向東邊，

眼睛正對着一幅橫聯：

岳飛的「還我河山！」

邊專員，

民衆的

潮紅了臉，

他最先起來發言：「

平定裏

舉立起半座角山。

「八十萬大軍

阻不住敵人，

我們憑什麼

去阻擋他們？

試問我們能

去阻擋人的飛機

像拍蜻蜓的繩子，

宋三人的組定軍

費用網又去又烏龜？

主席的命令

一定要遵從，

命令

就是軍人的靈魂！」

見了兩下聽風

半下了，

他用眼睛，
向人臉上去找同情。

「我擁護趙專員的意見！」

汪縣長

眼睛裏流出媚韻，

話浪衝出口來

把他的老鼠鬍子一掀，

這可不是鬧兒戲，

這是關係生死的國家大事！

主席叫我們退，

一定有備退的道理，

也許是一個戰略，

誰敢說？

我們的行動，

生命，

全個包圍在

戰略的網中。

說不定

這是「以退為進，」

「誘敵深入，」

然後來一個大反攻，

大殲滅，

叫東洋鬼子的肉

來喪葬黃河的魚。

我這並不是說笑話，

歷史上寫着先例：

觀水之戰所以致勝，

還不是全在「半渡而擊之」？

「你說，

軍人的天職

是服從，

我也可以說，

「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誰知道我們的「青天」主席，

到底打了個什麼主意？

日本飛機到濟南

不丟炸彈，

却丟下

什麼文件一大批，

（范築先冷眼瞪他，

蘇養長却故意避開）

敵人到了山東境，

大貼標語擁護主席，

試問，

這到底是玩的什麼鬼把戲？

我誓死擁護范專員，

擁護他留在這裏打游擊……」

范築先用手勢

打斷了牠的話，

因為鄭縣長

搶着立起了身子。

「我也反對退！」

退到濟南就保險？

用退却去找安全，

安全就變得危險；

用生命去換危險，

危險也就化成安全，

到了這步田地

誰主張退却

誰就是漢奸！」

鄭縣長坐下了，

粗氣還在呼呼的喘，

他話頭的針尖

刺痛了幾顆人心，

刺破了幾張人臉。

范築先，

臉上的表情很苦澀，

心裏的情緒很紛亂，

有些話他本不願意聽；

有些話分量又太重，

「還是在開會，

不是在聽話」

黨義和真理從來不兩立，

冷嘲或熱罵，

決不能折服人！

「兩國交兵，

黃河為界，」

主席叫我們退，

是一番好意

一片苦心，

到了想退不得退的時間，

那算叫是「悔之已晚」！」

趙專員二次起來

接濟汪縣長發言：

「韓主席是我們的恩人，

我們的天！

沒有他，

沒有我趙仁泉，

也沒有你范築先，

誰的良心不是肉長，

誰會反叛

二十年來的老長官？」

范築先的臉色

一刻一刻在變，

從黃變紅，

從紅又變白。

辯論無法

歸結個下場，

這邊是針尖，

那邊是毒芒。

正在這時開會，

送到一封十萬火急的電

主席的嚴命：

「即撤過黃河，

限五天到達濟南！」

范築先

把電文宣讀一遍，

彼此默默的

交換着眼光

變幻着臉。

「好，走就走吧，

到黃河邊上再看……」

主席作了折中的結論，

這場會議才不做而散。

8. 身子向東北，

心留在西南。

專車門的曠場上，
 大車，小車，
 用不同的姿勢
 奮臂的互相排擠着，
 騾子，馬子，老黃牛
 和小毛驢子，
 喘着，叫着，踢着，
 合奏着交響樂，
 以驚奇的眼光
 彼此交換着歡喜。
 趕車的人，
 推車的人，
 趕在季候的前頭
 穿上了冬天的短褲，
 在秋陽的紅光裏，
 在西風的勁翅下，
 奔忙着——
 自己空着肚子
 去伺候他的牲口
 吃嗎，
 有的蹲在地上
 看自己的老牛吐沫……
 這些駕駛車馬的人，

是從城郊徵發了來的，
 是從幾十里以外徵發了來的，
 是從各縣徵發了來的。
 他們被徵發了來，
 不是爲輸送彈藥
 到前方去的，
 他們被徵發了來
 不是爲輸送鹽運
 到火綫上去的；
 他們被徵發了來
 是爲了把官員
 送到安全地方去的，
 是爲了把公物私物
 送到安全地方去的，
 是爲了把整個第六區專員公署
 送到黃河岸上去的。
 出發了——
 車子幾百輛，
 鐵輪子
 帶動了大地，
 鐵輪子
 帶動了人心，
 桌子，
 椅子，——
 把車子裝成
 一座活動的山，
 它們，
 在繩索裏掙扎着，
 有的四隻腳朝天，

高興的舞動着，
 好像對被撤下的人民
 臨別的說：
 「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
 老婆，孩子——
 裹在被子裏
 擠成一個肉蛋！
 要把袖都擠出來，
 俱風塵
 也拂不掉臉上的光彩
 「我們可走了！
 我們可走了！」
 他們
 得意的望着，
 一筒子兩邊
 一那人的牆壁。
 大隊出了南門
 向東南一扯七八里，
 一營兵
 二營在前邊後邊，
 一身武裝——
 什麼都齊全，
 一營兵，
 有的說笑着
 三步那壓輕快，
 有的低着頭，
 一步子和思想
 有同樣的分兩。

專員，
 大隊走在先，
 他推着一輛自行車，
 五個衛兵
 跟在後邊。
 他的白髮上
 吹滿了秋風，
 他的灰布軍服上
 吹滿了秋風，
 他的臉上
 吹滿了秋風，
 他的心上
 吹滿了秋風。
 并排的高樁子，
 立在半空裏
 在用空虛的眼
 望他；
 專員公署的瓦房
 在用留戀的眼
 望他；
 男男女女的老百姓，
 手指劃着，
 在用驚奇的眼
 望他。
 像散佈
 語言的擴音機，
 這大隊
 在「前進」着，
 （此文未完）

七月詩叢

第一集預告

胡風選輯

旗

孫 細著 卽出版

作者全部作品第一次結集。這是戰鬥的聲音，但透過清新的語言，從作者廣坦赤的胸懷所發出的這些戰鬥的聲音，對我們如此親切，好像是一個天真的孩子迷醉在大自然里而叫喊。

給戰鬥者

田 園著 排印中

戰爭以來的作者短詩底選集。共分五輯，說明了作者鬥爭生活底發展，戰鬥情緒底發展，詩的風格底發展。通過這，我們能親切地從一個角度上感受到人民大衆底精神覺醒底狀態和路向。

無絃琴

S M 著 卽出版

作者是最敏的詩人，流血的詩人，求真的詩人。他底詩，帶着鮮刺的閃光，帶着鮮血的閃光，更帶着求取戰士底重要仇仇的閃光，和這想像，他創造了堅峻的詩的風格。

我是初來的

胡 風選 排印中

這是「七月」里的不能成集的一首兩首的詩人底選集。如一個在球，每一顆都發着它特有的色彩，特有的香氣。共分四輯，各各反映了人民精神底一種狀態，一個方向。

爲着未來的日子

魯 藝著 排印中

天真的詩，沈醉的詩，美夢的詩，但詩人底天真，沈醉，美夢，是發芽於最堅苦的鬥爭里面，發芽於最現實的戰鬥者底堅韌不拔的心地里面。詩人底愛愛打鬥了我們更愛生命也更愛鬥爭的靈魂底鬥。

險一長騎馬去了.....

音一話.....

泥一土的夢.....

風一動的夜.....

志一志的賭徒.....

志一志未定.....

志一志未定.....

大 蘆著 卽印

綠 原著 卽印

杜 谷著 卽印

冀 沅著 卽印

鄒 荻帆著 卽印

彭 燕郊著 卽印

莊 湧著 卽印

桂林濟平路四十四號

南天出版社印行

或桂林郵箱二六六號

以上十二本預定四個月內出齊，徵求直接定戶，每戶十五元至三十元，全定或選定均可，書出後卽郵奉，既可早日見書，又無加價之虞，書款多退少補。

向太陽

艾青著 一元二角

爲祖國面歌

胡風著 二元

以上二本，海峽書店出版，本外埠各大書店代售。

突圍令

莊湧著

以上一冊絕版。



是新中国文化思想之前導者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支店
桂林桂西路八號

本公司為求貢獻抗戰建國，在文化工作上，積年不斷地努力，出版方面陸續編譯發行世界名著，抗建新書，通俗圖籍；營業方面充分搜羅全國圖書雜誌。以及各種文具：供應廣大的讀書界之需求。更設置「郵購信託部」負責為在遠讀者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選擇推薦優良讀物；設置「自由定戶」負責為在遠讀者按期代定所要的雜誌叢報，保證優快親：忠誠為各地讀書界服務。并隨時編印新書雜誌目錄，備讀者索閱。

郵購信託部

負責代辦寄遞快捷
簡章八則

- 一、郵購信託部代辦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分別寫明。
- 二、書名、冊數、出版社、及雜誌名稱、份數、均須填寫均請詳列聲明。
- 三、定款可委託銀行匯票，或請用郵局匯票。郵匯不願用者，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以上者均限（限會用郵票不收）。惟取信信件，往返運費，書款或郵費，請預為交付，如有餘款，單附收條，以備日後購買之用。
- 四、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勿用普通郵，否則若有意外，本公司恕不負責。
- 五、書籍文具與雜貨等情形分別用「掛號」、「快郵」、「汽車運」等字，所需費用照郵局規定增收。
- 六、書刊等項，如有遺漏遺失。除掛號快郵本公司可代向郵局查詢外，恕不負責賠償之責。
- 七、書籍雜誌等項，一律免收包裝費。
- 八、委託書籍文具，如未收到前函索查詢時，請寫明所信寄發日期，附款若干，書名名稱，均與原信同錄之具名。

自由定戶

辦法：由讀者指定所要的雜誌叢報若干種，預付定費若干元，即可按期寄奉此項指定刊物，至款盡為止。每期依本館價格計算。

是各地讀書界之忠誠服務者